

後村先生大全集

三九

928

コ

39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五十七

墓誌銘

方采伯

莆巨姓推方氏自端明蔡公貴盛時已與為昏至君伯父處士續與龍圖陳公交皆婿于參預龔公之家君幼侍伯父于隆乾間事及龔陳二家文獻耳目濡染歷歷記憶余先君先夫人鍾愛仲女弟間君早惠許女焉及館甥先君不及見矣君事尊老孝謹處朋儕謙恭與伉儷相賓敬終其身不改度常以書卷自重沐翰墨自陶寫有園數畝亭榭草木蓬蒨斐然而

墳籍脩焉拳石勺水而仁智寓焉再薦于鄉祭上春
官不售慨然有罷舉之志不幸女適劉氏者先夫余
女弟繼沒君既鰥始親箱篋細碎之事又不幸王立
之子亦夫君悲傷慘戚歡悰益薄一日語余吾老矣
壯子家惟一孫未冠門戶緒業之重吾為此懼已自
託于縣官矣它日以懷也累公又徧以語親知余曰
君方強健顧諄諄如八九十者何也俄觸午暑訪余
共坐水軒踰時去與其友步月夜分而歸猶問家事
乃寢黎明家人呼之不應入戶視溘然逝矣若暴中
風者寶祐丙辰七月乙未也年六十配劉氏乃吏部

侍郎少師公某之女子男一人得亦薦於鄉一女
適長丞主簿劉文礼皆前君卒孫男一人懷孫也其
年十月庚申懷孫奉君及劉孺人之喪乃合葬于延
壽溪龜湖之原君所自卜手封墳室務為堅固不可
毀又謀築精舍未果君蕭散而博雅于器自先秦至
歷代古物于書自南北金石至竹帛奇蹟于畫自顧
陸至唐宋諸名手皆究極端緒監定品目不差毫髮
他人藏者率真贗妍醜參半君所蓄西泠鐔墨章草
行楷丹青絹素物物精妙皆可寶惜手自記錄付懷
曰世守之其篤好如此嘗彙累朝宸翰及名臣遺墨

十卷號墨林帖未刊者未二卷烏序天既靳君一第使之老壽與龍眠居士寶晉公雲林子周旋于筆硯几席之間以滿足其冷淡之嗜好不亦樂乎而猶不然何哉君名采字采伯曾祖潤祖駛特奏父思齊母趙氏淳熙郎官伯适之女奕世俱稱長者銘曰蘧蘧然知其身之蛻也感感然憂其孫之穉也昔余聞之疑其戲也今余思之何其智也懷也善守之勿失墮也

仲妹

余上世清貧先君嫁三女皆布衣後乃有登第者貢

士方君采字采伯之室余仲妹也幼為二親鍾愛君亦有至性異于諸兒先君病君禱于佛乞以身代不愈創服雜羹馘以進俟不愈君兩泣柴立及執喪不茹葷血者三年其事魏國太夫人跣步不離左右寒燠飢飽必問褐襲調膈必親里人以為孝女既嫁夫有本生重親君嚴之如舅姑有庶生子君撫之如嫡有姬妾君慈之如子夫喜賓客君潔樽俎以待夫購書畫君脫簪珥以助若此類不勝書里人以為賢婦魏國晚多疾君每棄夫家事來侍湯熨累月半載乃歸魏國于竺乾之學早有所悟入名縑老禪望風屈伏

惟君機鋒足以相當如龐姬母子然俄而哭爰
猶自寬越三年哭魏國由哀毀致病以

練祭前一日卒乃淳祐己酉十月壬寅也年五十八子
男一人得一貢于鄉女一人適長泰主簿劉文禮皆
已卒孫男一人懷孫初采伯規新塋于延壽之龜湖
君葬有日矣而采伯暴亡懷孫卜以十月庚申奉二
柩合塋焉昔人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為一樂以家
無暮功為盛事嗟夫余瀧岡之木已拱黃臺之
屢摘君與魚競處和俱不待六十非獨逝者不得
歸長夜之可悲而存者雖可年

非獨為吾家惜孝女而又為方氏惜賢婦
於贈宣教郎諱炳為曾大考于著作佐郎諱某
為大考于吏部侍郎諱彌正為考于魏國林夫人為
妣銘曰 達也靈照隱也德曜鮑宗之賢曹娥之孝
于是數者皆可以銘銘之者誰白首之兄

林君

林氏居北郭者尤盛君名崖字希文以長樂

為曾大父隱君天覺為大父琪為父君羣從六七人
皆有俊聲角立競爽如渙荀陳晉王謝家然策于天
子之庭薦于鄉于漕者相踵也君少美風度衆中常

如玉雪照人謂必速化騰上者既而頓挫場屋亦不甚戚戚以讀書教子為樂暇日與親朋酣觴賦詩圍碁賭墅若甚放達不屑家人生產者晚稍廣先疇飾舊廬焉及羣從凋零畧盡名歸然獨存意造物乘除之理則然俄以皆瘍卒年六十一以寶祐四年臘月壬申塋于松嶺茅洋山之原配泰湖陳氏男一人于卿力于學女二人長適方松次適黃天瑞皆名族黃氏女先卒方氏女二十餘即娶居介潔自持為里節婦居雖不遇然其才於施家教行于子者如此余于山甫之婦君外孫也故于卿以埋文屬全銘曰

士要其終不觀其初或顯融而誰紀或隱約而可君平生其墓孝威馬少游之徒歟

方君薛氏

贈中奉大夫方公達有三丈夫子伯楫陽令君大仲寶謨閣學士謚忠惠公大悰君其季也名大鏞字德錄少與二兄鼎峙有聲場屋既而仲貴顯為端平賢諫官伯亦通籍封男人謂君功名踵相接

年僅三十九卒以嘉定癸未某月某日塋以端平午某月某日孺人薛氏左史公元鼎之孫婉孌而歸君九年而寡二女皆幼二子紹孫方晬貽孫

在腹人謂孺人盛年非久安澹泊者而孺人自誓
若于兒女撫之慈而訓之嚴子俱力學冠婚以時長
女蚤殤次適鄭貢士子簡前卒初中奉公產薄而君
婦尤清貧二兄既仕以汾曲之廬之田巽焉忠
惠公宦游必挈孺幼以俱孺人少守空閨寒暑

至老不變有伯姬之絜深夜一爐長幼團欒共圓

有龐姬之達簪蒿如六珈之飾焉啜菽如五鼎
之奉焉寶祐乙卯年五十七矣以疾卒于寢某月某
日也明年紹孫又卒貽孫將以丁巳某月日葬孺人于
豐城里林店溪中奉公墓側忠惠公所卜也于是

君葬二紀矣始以孺人合祔貽孫纍然來請銘銘曰
余嘗銘君二兄之阡世系詳矣茲碑畧焉

林貴州

余嘗誌外舅林公及沅容二牧之墓君名公奕字養
大沅州之孫容州之仲子也母夏宜人少有聲場屋
璽叔君自容奉賀表詣闕補官銓注將樂縣主簿內
艱調嘉興府酒官汀郡盜起從招捕使陳公子山前
南劍守黃侯埒郡劍捕縣尉入郡幕時更新楮冒利
犯法者衆君兩獲偽造帥真文忠公上勞詔改次等
合入官君盛然曰彼誅此賞寧無愧乎及聞諸囚人

死乃安諸臺檄攝崇安縣黃侯由劍移建辟知甌寧縣建卒失伍閉城縱燎邑在郭外衆欲潰去君夜坐聽事召尉寨兵徹于衆曰令在此無妄動由甌寧班引授承事郎知莆田縣初余外舅守莆看遺愛君猶子也其治壹用家法于聽訟扶貧弱惟恐其為大姓所也于督賦有劑量未嘗為急符所使也然他人行之者卒不見知于上官惟君縣譜尤為范侯銘莆人兩賢之秩滿調通判泉州迎吏及門外艱調通判建寧府左翼軍餉肆焉稍乏則紛紜君幹旋士飽馬騰比滿帑有餘積入都自嘆曰吾

貧無貲孤無援將奈何欲部注建漕主管文字會前庾使樓公治召入而余亦忝冊府禁林樓約余聯名作箋干光範曰林某庶吏也宜少旌異丞相奏以君知貴州君携家涉湘入嶺百餘日始至郡久闕守顯印之外空空如也君為攝前郡者補解泉案各以教千計在郡一考有半臺閭綱運如期官兵祿廩按月惟守俸未支者凡九月其急公緩私先人後己者如此以微恙伏枕三日歿于州治寶祐乙卯三月十三日也年七十一秩至承議郎娶教氏繼李氏俱贈孺人男二人誼之聲之孫男三人畊老野老咳老孫女

三人君仕遠祿薄既卒官下幾不能返喪郡人憐之
代庖者利積俸不還一錢二孤質鬻奉柩舟行二
餘里至惠又陸行二千餘里始達先廬以丁巳三
丙申與兩孺人合塋于福清縣西山之原結庵林
扁曰樂斯君遺命也自士大夫莫不以擁麾凝
香為樂故有腰纏上揚州蒲萄博西京者彼哉足
論也懷祖求會稽牧之乞湖州不曰名勝乎君世
清苦尤拙仕進其拜州也無他謬巧特以余三人
之薦鄭丞相命直省官持堂帖來語之曰此官人
勿使破費君勞以瓶楮五十而已嗟夫余與樓卿

之舉廉也鄭丞相之調守也將以厚君也然而文淵
病于壺頭也子厚卒于龍城也前之厚君也適所以
灾君也豈非樓卿鄭丞相及余之咎哉初容州早退
高尚晚辭聘召歿贈直煥章閣書容州者以其著云
銘曰 昔優孟之歌其辭謔而俚既不知孫叔亦厚
誣其子余叙君之家清德如伯起雖無遺汝金迺有
貽厥址勉哉后之人可培不可毀惜余去柱下筆之
補野史

馮巽甫

自蜀有狄難而衣冠名族避地者布滿于荆楚江浙

然南轅者尚少嘉熙末余使粵聞君開先來為連山令視其爵里嘆曰天荒地老蜀玆胡為至哉既而聞連山之民與君相安會余召去不果荐後君出嶺僑于莆始識君面介而通和而毅開口見肺肝魚所回隱直諒友也淳祐末余行後又見之于建自此不復相聞余歸老數載足不越戶限君之子邵賢忽來求君埋辭余驚曰君容死不及知喪歸不及弔余之愧不可渝矣銘其可辭按君家譜本長安人上世有仕唐季為綿州彰明令者遂家于晉之安岳為郡大姓有西北二宗君西宗之后自始祖接傳至君登進士

第者五十有七人君以春秋兩貢于鄉中類省前列經張得一君舉子也時人以方永嘉陳蔡二公擢端平乙未兩科歷長江縣主簿辟四川聰所準遣內艱峽始就連山之辟經畧使以邑小不盡君才改豐令每坐堂皇或履阡陌登進細民與語如家諾然人人獲以其情自通于長官吏不得舞智邑皆有遺愛四考解去為福建路提舉司幹辦用京狀七員改秩用縣令兩任免須入僉判鎮江秩滿需次戶部激賞所主管文字簿游雲川因跌傷足卒于寶祐丙辰二月某日年七十一秩止議郎

娶趙氏一男邵賢也四女已嫁者三人季未行邵賢將母扶柩返塋于莆之洗塘山丁巳二月甲寅也君嘗周旋李公某度公正之間講朱氏之學甚精慕元白體有集若干卷性薄榮利拙仕進世莫辟薦君者臬使涂公翼揚經畧使劉公伯正方公三人也以京狀為君破白者劉連州燧叔也繼之者二庾使也成之者節齋趙公鳳山李公清獻微此六七公則君終老選調笑然則士之欲遇合于世者不其難乎余晚以大蓬直禁林游公久釋以書來曰他朋友皆能謀身惟馮翼甫可念某

斯人累君翼甫君字也余屢推轂君子當路語不信以此慚君亦以此慙游丞相云初君當游公盛時不一掃光範門及歸綠野乃往叙舊盡平生歡洽曾大父喬年號類溪逸老大父戊有春秋學號橫舟翁父迪功郎母何孺人銘曰生于蜀死於吳仕於葬于莆昔夫子思乘桴亦嘗欲九夷居君安之命矣又何為懷故都

林韶州

紹定辛卯叛將李全犯揚州恃銳輕出為王師掩擊殲城下其妻楊姑山東劇盜楊安兒之女安兒有亂

山東者兵敗逃海死姑勇而黜其黨奉以為帥自於
行伍中擇全嫁之全素健鬪及歸朝全連節旄姑
封小君名為忠義陰貳子韃駐軍山陽雖隸制置使
戲下然戕許國債劉瑋逐姚玘殺命士苟夢王社來
當國者不能討益驕全甚至飾珠翠以求媚於姑士
大夫視山陽如蛇鄉虎落矣莆人林君景復既歷廬
尉調泉州節度推官矣改授淮安州法曹以往時
論壯之安晚鄭公時在瑣闥餞詩有淮海轅門立奇
要看左袒為劉時之句至則改淮安令未幾全叛
既與尸歸楊姑者懼朝廷必討遂掃衆盡俘執南宮

北去君復在其中留落海州三年膠西半年青社七
年賊防守苛峻君挺節無所污飢餓并日採拾橡
而食或買卜教小童以自給南北隔絕家人不知君
存歿母妻以憂卒賴信庵丞相趙公在淮間念君陷
賊遣間物色君素不忘本朝艱難中肘縣印卧起屢
以帛書報虜機事人始知君不死趙公復捐金資召
卒籍其力自拔而歸庚子四月也趙公奏曰林某十
年北地萬里來歸縣印猶存告身如故乞旌擢以勸
節者君強仕游邊比反國鬚皓然矣平章喬公杭
相公議擢君子朝不果詔改宣義郎通判海州事

改淮安州始聞母妻喪哀動行路乞解官追服起復
通判廬州呂帥文德雖武人知敬君奏除參議官兼
倅蓋周旋兩淮者復六年改湖南安撫司參議官知
南恩州久旱郡有疑獄親鞫得情讞上之日大雨重
賞捕刼海者盜發輒獲舟行鯨波如枕席然在郡三
載境內稱治擢知韶州陸辭上問在山東幾年及虜中
事公歷以實對上嘉獎慰効之曰曲江佳耶君頓
首言地接江西湖南溪峒臣願布宣德意拊循之韶
亦至君至而兩郡捕網饒如山急符交至君未數月
人徒見君久住邊地意其為踈宕跼弛者然

君兩牧南州乃密察細謹如常人侍僚佐均兄弟視
民如子積勞致病猶日坐鈴齋治文書疾棘怡然曰
吾不死青齊而終于終幸矣復何憾以寶祐四年六
月某日卒于州治積階朝散郎明年喪歸以四月某
日葬于某山之原君寤寐功名而不汲汲謀身有慶
壽及平解任轉秩賞皆恥自言同時陷賊有周子容
主簿者後君來歸由右選得朝奉郎或謂君當薄
君曰命也卧病始叙述平生若乞憐子君父者經畧
使馬公天驥言君志節與周子容朝奉事同賞異其
守曲江清約宣第乞于遺澤外特加異恩未報林氏

尤盛于莆君世居米食曾祖需贈奉議郎祖叢擢進士知橫州號野庵先生父應辰贈朝奉郎君實野庵之子朝奉郎早世無嗣庵治命以君繼而受祖澤後君陞朝贈生母鄭氏安人前配方氏今配吳氏俱封安人三子長堅友前卒次端友次益友三女進士陳德新方銑孫登仕郎鄭孟遠其婿也君蒙爽磊落重氣義輕財如糞土家無畚而西北老板退卒依君者不下數十人遇空乏時人不堪憂君高吟長嘯若厚祿故人或致買山錢取酒金輒散與貧交寒友明日復盡身後田廬蕭然喜為詩雖間關兵火萬

死一生中篇什不廢晚筆尤老自號全壁有集若干卷余嘗謂愛君之深者信庵也期君之遠者安晚也然安晚徒能識之于陷賊之先信庵不能拔之于既返國之後何歟曩余嘗叩信庵今習邊事者少如林某豈不值一淮郡公悵然曰守邊須奇龐福父者此君骨法稍簿吾使人推其命亦然寘之中州乃所以愛之也及安晚再相余曰景復其來乎然竟淹留恩平不召蓋愛之深期之遠者于君僅如此况靳之不相知者哉昔大將軍以李廣教奇不使當匈奴相者見班超曰君燕頤虎頭萬里侯相也竊意君命類廣

而相不及超歟嗚呼悲夫君諱興宗景復其字也銘曰昔鄴邦光伐驚荷囊充也繡裳一旦倉卒貪生屈膝北面臣賊君秩甚卑俘執十暮挺身而歸南人押玩北人驚嘆曰此鐵漢歲晚憑熊稜霧墨濃面有容或繪麟閣或死浪泊高下厚薄孰主尸之彼成此虧彼合此畸惟其志節不可詘折矧可磨滅

韓隱君

余友韓斗將改塋其先隱君泣謂余曰昔人有抱嬰以請而得銘者有幼喪父既長訪求其平生言行自表于所者斗士也不哀切于婦嬰乎既冠失怙于

言行皆耳目睹記不詳實于訪求乎顧今代無幹而未學何敢望歐使先人之可俘者失傳斗弗子矣敢累公余方苦暈滑心許之力未及也斗責諾之書徵銘之使絮絮不絕按韓氏自固始入閩居懷安者三世矣曾祖瓊祖翼父昱皆潛德弗耀君諱永字昭父幼刻苦受業于鄉先生弘齋鄭公某後從幼齋黃公幹游其學貫通九流百家而折衷于經其文掃去六代五季而欲反之古開門授徒師道尤嚴嘗應秋賦樂入彀矣考官以策論語觸時忌不敢收晚拓落所知有仕長沙拉與同載者君曰賈馬皆嘗涉湘吾

將游焉既至病店卧客舍晨起猶繕其詩其夕卒紹
定辛卯二月某日也得年六十斗自懷安徒跣數十
里負骨歸家山初君妻甚李侯亮奇其人妻以女弟
常分俸資君家有無子婚嫁李夫人皆身任君危坐
對卷而已嘗謁神祠或遺銀合于香几君留以待俄
有婦人哭而至曰父繫獄吾丐貸是物以營救微君
他人負之而走矣君旦晝所為輒筆于簡夜則露立
斗下以白其實踐如此李夫人後君二十五年卒二
子斗淋淋已卒一女適進士趙興寵孫男四人孫女
二人君舊藏不利寶祐丁巳某月某日改祔于母夫

人某氏之墓在某鄉某里某山之原所著有易說詩
精義又書釋疑史斷未脫臺右律詩一卷昔陳后山
固窮妻子常食於外舅人賢后山亦賢郭堅甚矣君
之似陳李侯之似郭也余觀后山猶以諸公之薦入
館君竟老死布衣窮乃過之然豐也寒薄無祿斗也
修潔有聞竊意造物吝固于君者將留以遺斗也銘
曰君有遺墨字若不多有志無時命也奈何悲哉
此言蓋本臺卿匪我銘君乃君自銘

方君巖仲

初君大父寧鄉公為莆修士為朱門高第秩卑齡促

里人悲哀之曰是必有後俄而其子復卒于是巖仲
生甫五月祖母徐氏母林氏孀且貧拊而教之幼警敏
出語驚同學兒踰冠拔鄉薦遂入上庠中壬辰進士
第歷尤溪縣尉教授英德府以考舉通籍知長溪縣
通判遠州行至順昌縣卒于傳舍寶祐二年六月庚
午也秩承議郎年五十一多寧鄉公一歲爾里人復
悲哀相吊曰是家祖孫宜貴顯宜老壽而皆止于是
耶娶李氏封孺人一子建孫男女各一人以五年十
月某日塋於樓隱山之原前塋建以直院林氏希逸
之狀來乞銘巖仲初益那檄尉市鉉以造祭器力爭

曰不給直而白科猶不祭也邵縣倉餐錢可數百緡
以助平糶倉守俾輸郡又爭曰備不可作民有扇妖
結集者捕首惡送縣鞠治立散其衆曾守宏正延入
郡幕首勸曾寬屬邑蠲沙縣捕銀四十兩歲飢帥遣
吏糶沙縣還至水東飢民截米覆舟守檄巖仲撫諭
衆千餘人皆退帥來詰巖仲奮筆復之曰劔亦飢愚
民見米出境而閤不足責帥不復問漕使留耕王公
伯大鐵庵方公大琮皆獎重歲庵以漕幕招答曰與
公同里又同宗也敢辭因併辭郡幕還邑徐守元杰
來以僚招亦辭留耕薦語云尚友前修不隨流俗徐

公則云始終清修二公皆新許可者南轅至番遇鐵庵已建門留之苦辭而去英與諸生相決治課試畧如州士習一變新學宮祠九賢鐵庵兼漕羔鴈復至巖仲累辭而後就于擬筆燕語有規益無和隨鐵庵幕下士徐君明叔洪君天錫併巖仲為三廣人皆賢之長溪久不治留耕時參大政遂以堂除來綰銅墨謂悅堂楊公揖處士楊公復邑前輩也勉齋黃公幹邑士之師也並祠焉汰縣庠冗職增弟子員民間懇米價太重惻然曰吾無州家何姑盡吾力取縣家例錢盡蜀之斛夫三銀契鹽錢亦僅足月解止毋權民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五十七終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五十八

墓誌銘

趙克勤吏部

淳祐丙午予蒙恩召至京師上總攬權綱清獻遊公
當國家賢聚於朝館閣尤盛木石尤公長也予忒也
獲與其英俊並遊趙公克勤方佐著庭日有掎摯商
論之樂不旋踵公去予繼之辛亥予復召俄又去不
十年同舍郎多貴顯有持鈞樞者惟公留落外服終
其身不再入以死悲夫公秦王之後南渡來居外郎
曾大父忠訓郎公端大父彥綵父礪夫贈朝奉郎母

林宜人幼號奇童擢嘉定庚辰第謝絕富豪求婚者鄉先輩黃公以寧為女擇對意屬公遂壻黃氏為候官尉寓貴欲包尉地以廣其圃帥欲失西湖開汎舟皆持不可外難調長溪東尉盜竄戈境內艱通前任僅一考意趙公彥侯李公韶來泉皆重公會趙公使湖湘以漕攝帥辟甘泉酒庫治法征謀皆咨而行項帥寅孫至辟安撫司幹官頃去公隨司罷監封樞庫門無情趙公希至求士於康吏部直康以公對一見如素交擢戶部架閣魚吏部館檢閱考省試得策卷喜曰必名世士揭曉則徐君霖也徐太社令陞蕙校

勘太常寺簿輪對以強公室杜私門為說畧云妃后四星環拱帝極間以典服實干天象正礼明法宜反其居天子之富古無私藏九重之貴礼無私覲昭德塞違宜端其本次言陛下進退忠邪出於獨斷孰不鼓舞夫何臣漢弼死臣範又死至臣元杰死則大異矣是三臣者取數於當世甚薄用力於當世甚厚受怨於小人甚深淪沒之後家事蕭然聞者酸鼻其存者稀疎如晨星安知不為擁厚貲包禍心者之所姍笑窺伺未乞以張魏公浚配享遷秘書郎明年日食正月旦公封上曰昔劉向論日食以上無繼嗣政

歸一姓為憂臣忝屬籍竊謂國本宜蚤定世卿宜顯
絕遷著作佐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都
官郎是歲丙午朝野以厄運為憂公輪對言丙午丁
未之厄古無是說議者推原宜靖致禍之本始於治
平用王安石之歲邵雍問杜鵑之年治平未至靖康
之初甲子遙然一周午未遂為大諱臣聞易繫曰幾
者動之微人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吝者自吉而趨凶
悔者自凶而趨吉言知而能懼懼而能悔則幾之失
者可救數之否者可亨也臣謂不惟陛下當懼大臣
公卿百執事皆不可不懼其言忠憤激發上嘉納改

禮部郎官史職如故山相免喪朝論欲倚宅之以拒
其來遂推史長公折東丞相曰諸賢崇長童孺不正
莫甚一豎揚揚其前諸老逐逐其後不知朝廷視史
院為何等官自古惟聞以正攻邪未聞以邪攻邪也
相愧其言無情在省闈尤執法雖大臣啟擬中批處
分者皆封還之始多聽從及稍厭倦又其人清峻門
無雜賓惟公至清談永日故嚴憚無情者亦不目公
無情欲決去公責以宗國之誼而止劉公應起厚光
範李公昂英滯郎省始皆喜公劉深相結納李至呼
其子出拜後游趙二公內不說外未有隙也俄而李

拜諫官首劾公去劉旁觀而已嗟夫諸人之急於去公也豈有他哉將以安游公而重其權也將以孤無情也公去數月無情出贊督府然游公亦不能安以大學士侍經筵不拜而去而魁枋改屬局面一轉前日之諸賢皆去卒如公言明年起知撫州竭力航粟以嚮諸屯總所為停專人郡逋版曹絹二萬公積所卻例冊節他費得六十萬緡以償泉旗軍剋放者和羅錢米兩手交付民相語曰今年不白科矣秩滿差知端州改廣西提刑皆以風聞寢以考功郎官召復寢提舉江西常平禁部內預借新制令民實產公謂

袁板籍素明止勿行袁人德之樵寇聲振鄰境公密覘嚴脩四封肅然又以風聞去一路嗟惜而撫民攀臥尤甚於前日公歸葺居室闢便齋為小亭以楚薌聽琴為樂除廣東運判公予喜南轅屬基間皆虛以有詔趨行留其子守舍曰吾且歸矣入境罷潮城覆稅禁白身攝官黥點胥絀汚吏一路懞然俄得上氣疾日治事不廢稍稍劇自札四書置夾袋預治棺衾奄然而逝實祐丁巳閏月九日也得年五十七積階朝散大夫家人發書視之一與其屬曰無功百姓重費司存一與其子曰能為善士窮達不足計矣一以

身事屬其客一與常卿洪公天錫訣援坡翁今生兄弟之書經畧使常平使者見書為慟建臺纔九十日一子若魯迪功郎福清主簿洪公婿也孫嗣璘尚幼若魯未嘗跬步去視訃至萬里奔喪三伏護柩歸于正寢以其年臘月丙午合附於普山門黃宜人之墓松竹參天公所自卜也公未達時翁壻間自為師友又受教於鄉先生忠簡傅公故問孝有源委而議論依名節其仕與無情俱進退上素敬無情雖去猶訪人物焉歲晚召除皆其密啟無他謬巧也公居中郎外咸有可紀古所謂達材成德異於世之靜言庸違

者矣有耻齊雜藁考亭文抄臨汝講義各若干卷公散語條暢四六溫潤詩尤精詣高雅蓋深於此事者然謙厚不以詩名惟余知之若魯奉洪公之狀來速銘予長公十四歲哀病不出戶限公方與賢哲馳騁於世孰謂遽舍我而先乎洪卿公之親友所載詳備余著其大者於誌公諱時煥字文晦始名時敏字克勤既訓名猶以舊字行銘曰孰挽之承明庭瑞錦窠孰推之潦霧中槃澗阿衆陽極一陰生可若何百年短千載長名不磨

方景輯

後村先生集

則

龍井之方特盛於莆景楫尤秀其出宗南渡初諱子寶者以獻遺書授初品官曾王父也 淳熙間諱秉白者號草堂先生監司舉孝廉不果名贈朝散大夫王父也諱阜鳴者以排律賦擅名天下仕至朝散郎贈朝議大夫父也母田恭人生母田孺人景楫十六魁江東漕薦俄入太學薦羅艱棘免喪以父遺澤調邕州法曹未上浙漕再薦擢端平乙未第在邕秩滿辟循州州學教授用考舉改秩知福清縣通判臨安府改通判汀州居里需次寶祐五年八月二十日卒于寢年六十秩止承議郎配蔡氏繼陳氏皆封孺人二

男曰隼曰興不幸與先天開慶元年八月五日癸景楫於尊賢里繼善院之東者陳孺人與隼也景楫初並獻議盡心客授教育有法邕循士民至今稱之福清號難治景楫謁郡帥陳公壇迎勞曰君方子熙子耶誦四詩維賦不脫一字遂為知己郡昔留米四千斛輸縣廩寨卒外餘佐經費後俾輸郡或謂失來愈不可為盍請復舊手景楫笑曰人將為我規斛面也始至帑庾如洗景楫不忍效世吏行霸政逋常賦者契監者亦不忍答朴久之民感恩信相率樂輸更以治辦稱新縣庠初經史閣先賢祠以燈錢七百緡助

養士有邑最而無與主僅得京倅輦轂衆大之區魚
龍變化之地視同列或我衆或擁麾未嘗動色或速
化或詭遇顏然任真然猶以風聞去榮辱得喪之
際終無片語見於顏面杖屨自放於泉石魚鳥間人
莫窺其際也余觀世之造士不過二途曰任子曰進
士而已景楫父之美子以家世論國舍虞彼不素定
乎國之雋材以科目論號令文章不當仁乎彼材名
不足望景楫萬一者皆優為之景楫宜為而不為豈
非命哉初草堂公余父友也朝議公余先君子友也
余長景楫十餘歲故朝議公以景楫屬于未策

曰充國得先零地就耕以寔之如士達之議是欲奪
舒民有主之田爾果格不行策浮光舒斲必危不旋
踵語驗守將誅閭臣黜公亦自劾有旨諭留改湖北
運判兼督撫隨軍轉運參議官俄除戶部郎中總領
湖廣江西京西財賦軍需驟增至二十萬江湖旱荒
貴糴公幹旋有方調度無閭閻臣孟珙責生奏甚急
公核其虛籍以聞詔珙自認生券珙先使客風諭
欲陞公少卿公笑答云閭臣薦總嚮不亦異乎珙建
節鉞陞宣撫以督視自居責總漕苛礼公不為屈珙
積憤索庫本司運淮益以傾總所乞公致休以避之

令赴行在奏事俄寢前詔珙力能擠公臺維疏上奉
親還里左右娛侍安退閑之樂而忘進退之拙主管
仲佑觀者再除考功郎官以無科第辭主管鴻禧觀
除尚佐郎官毋潘令人壽九十二考終公毀瘠過甚
服闋存請鴻禧祠以戊申裡澤官從子澹人以為難
前參預橘坡徐公今元樞意一徐公秋壘賈公更迭
汲引然毀鬲者衆公官情不闕矣徐著作霖有時名
初用文公經說擢上第後改師法寄聲欲游武夷公
戒精舍主者毋納預卜佳城兆域自位置松檟手封
植甫竣事而屬疾公遽於易若前知將終者區畫家

事無一語差寶祐戊午三月十四日終于寢年六十
九積階至朝議大夫其年十二月十有五日塋于南
劍州劍浦縣富沙鄉汾常里八仙之原娶周氏封恭
人慶元六君子侍郎西麓周公之女相敬如賓友男
濬通宜郎知興化軍仙遊縣有治辨聲佳公子也亦
健令也公與文公皆生於庚戌文公初得孫喜書抵
龍川陳亮曰小孫資稟壯實他日可望告廟則云嗣
子既忘次當承緒異日朝廷察其遺忠或有思意亦
令首及鍾愛異於諸孫如此所著奏疏詩易遺說共
各若干篇詩文若干卷濬奉家傳致治命來請銘余

大父者作及接文公議論余宰建陽游公諸父群從問最久故公以宰上之碑見屬余觀先朝尤褒錄大儒之後漁溪子燾次對帥蜀康節孫溥亦至侍從公季父貴顯侔於燾而公權位減於溥蓋有命焉今天子尤重文公之孝及考亭之門者多致身廊廟誦考亭之言者亦接武旃厦公精敏絕人書一目數行向使不守邊不護嚮導以其過庭之異聞藏壁之家書論於石渠辨於漢廷則諸儒必欲歛衽可以巍冠而講重席而坐矣亭障堡戍之煩使米鹽簿書之辟辟豈無他人願以累儒家人乎朱氏世系見文公自

序年齋事載國史文公書垂萬古言滿天下其名字官闕世所共知云 銘曰張禹桓榮治一藝身為師傳施及嗣全也黜傳研孔思韓子伏云有十世文公之書完而粹融液異同合辟破直繇濂洛邇洙泗愚嘗執卷侍丹地聖學尤得之朱氏公卿誦習致富貴士者涉獵擬名第亦既得之筌蹄棄嗟哉子明幼是似一生鞅掌服王事家學曾不毫芒試更嘗艱阻困讒基材不如公皆顯仕何哉獨於公責備以尚書郎題墓隧下從先人色無愧

趙孺人

預章郡進賢縣羅君晉伯之室趙孺人宗室贈中奉大夫不敏之曾孫朝散郎通判賀州善時之孫從政郎廣西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女釭之女母安人艾氏孺人事舅姑謹從夫順訓子嚴處族戚和自倫紀廣而推之於與壘皂隸自閨門推而放之於州閭鄉黨大德細行皆合於圖史所載嫁三十餘年而病名醫不能療寶祐戊午九月二十日卒得年五十三常日不取地里家之說曰異時無遠葬我開慶已未閏十月十有五日至於茂林之原距家一里素志也五子一性進義校尉監饒州樂平縣稅一得一正一理

並登仕郎同祖後叔祖宗學博士之子將仕郎江西漕貢進士三女長幼已卒仲適登仕郎吳璧孫男大防大方大員女適臨川陳埏餘尚幼余昔忝博士同寅而不及識晉伯讀古心江公所記經訓樓知晉伯佳士也又讀書詩境方公所誌提幹府君墓知孺人名家女也二公皆余故人至是江公言晉伯欲徵銘余之意余反復孺人家傳重有慨焉夫妬常情也儉美德也然妬而流於伎儉而近於鄙亦婦女之通患故夫有自操井臼者子有履霜臥冰者客有聞轅釜而去者婢有擔簦道上者孺人既嫁晉伯妾妾以家

務爰側室子甚於己出夫喜接納屨滿戶外孺人宿
春以待傾家而釀者百客之饌不戒而具奉養俠施
予豐家以節書而裕門以積累而大於不仁之富悖
入之貨常掩鼻搔手曰毋以是汚我所居富者化其
賢貧者飲其惠晚為諸子造宅授室厚薄必均以子
舍誦聲為金石之樂以諸孫舞綵為魚龍之戲可謂
大福德人矣晉伯名晉孺人名崇玉銘曰 其高潔
則萊婦也其悟解則龐嫂也其義方則孟母也惡乎
聞之吾得之於吾心之老也

弟婦方宜人

宜人方氏故梅州使君諱次彭之四世孫晉江令君
諱深道之曾孫海豐令君諱紹之孫府君諱鎔夫人
林氏之女余仲弟工部郎中克遜之室初余先君與
府君少同筆硯指腹為婚故孺人甫笄歸於仲氏不
遑事舅姑魏國四十餘年尤孝勤雖白首執子婦礼
不少怠仲氏拙治生酷好古俸錢率以收名書畫
孺人安隱約甘活沒未嘗有空乏之嘆後仲氏三擁
州麾一持琛節光顯矣宜人奉養蕭然不改其舊婺
居十餘年卜良人宅兆畢兒女婚嫁繕舊第闢新畬
續一綫之緒存六尺之孤勤亦至矣仲氏子曰瑞女

曰順曰容者宜人出也順瑞早夭庶生二男偉甫將仕郎興甫迪功郎建寧府政和令宜人幼而鞠育頗復長而教誨成就甚於己出素有德量撫妾媵以恩無一毫世俗女婦婚慕之意內而六親外而一鄉皆稱其賢偉甫先天興甫獨當門戶宜人屬望之深方遣安輿迎養不幸興甫又夭宜人雖甚曠達然併失雙珠悼念始哀伏力疾興甫疾遂不愈以開慶己未二月癸卯卒年七十初宜人命興甫庶子將仕郎在後偉甫意興甫盛年嗣續必蕃然興甫屢得雄輒失之方議以服屬近昭穆順者為繼嗚呼以仲氏

之清修宜人之賢淑宜其後宜食其報而高堂之上總幃之內僅有一男孫方卯三女孫一未嫁二尚幼聞者哀焉宜人女容適迪功郎新浙西安撫司準脩差遣林宗煥侍郎公彬之長子容為母鍾愛跬步不相捨由病至卒至葬左右服勤哀動行路林倩於追嚴葬送思義甚篤以其年閏十一月乙酉合祔於仲氏西山之阡銘曰幽潔離鸞之操鈞臺鴈鳩之詩惜哉逝者有形管之懿而述者無黃絹之辭悲夫

明禪師

閔多佳刹而僧尤盛一刹虛席群衲動色或挾書尺

竭衣孟以求之有司視勢低昂賢厚薄而畀焉先輸
賢後給帖福曰實封莆曰助軍異時大叢林大尊宿
補處往往皆實封助軍之僧矣前莆牧守潘公墀厭
僧趨競訪予曰是有佳衲子否予曰佳衲子安肯
住院潘固請其人予以祖日汝明對久之以日住主
九座明主囊山二僧苦辞潘手書強致之會日蛻去
潘代歸明在囊山年餘僧俗扣稽檀施走集大為一
方尊敬然常不樂欲挑包者屢矣一日留書白群過
門別余去不可挽予嘆曰吾為大蓬時兩乞挂冠或
云相填遂不敢復請師賢於予遠矣既別又寄声師

小子二歲開慶己未六月某日示寂其弟子某人等
請銘其塔師惠安人俗姓黃法名汝明號別南翁得
年七十一僧臘五十塔在居鋪圓通山少遊方遍參
得雪竇痴鈍印可嘗住雲龕李氏教忠院晚住囊山
於莆泉接境間捏空拳衲接待院西所而風亭者最
盛路於是剎平生清苦惟一節一衲無輜重突兀如
枯木老幹無枝葉華藻惟坐道場說法領衆而已未
常口錢穀鄙事有齋施悉送庫堂茶毗五色舍利無
數初予扳師出世太常少卿蔡公次傳責予曰君欲
扶一寺不知壞一僧矣師歸予復蔡書戲曰還君明

公蔡亦厚師者銘曰 師言後村不學釋氏然其作
用與佛不異予笑此言亦偷古書傳不云乎暗合孫
吳野田荒草無以贈別錄師佳話揭之墓碣

趙孺人

揭揚明府方君諱大興之室趙夫人諱必善今為泉
人故判大宗正事諱仲忽岐王謚簡獻之曾孫知南
外宗正事諱士晤和義郡王謚忠靖之孫贈通議大
夫諱不劬之子母碩人張氏生母楊氏嫁時大家
儒素人謂夫人貴種未必相安既而婦礼恭舅姑稱
其孝閭閻肅族咸欽其賢接物取下恕娣姒安之戚

獲德之久而鄉里化之初夫無卓錫地夫人從夫仕
番仕粵銖積寸累明府始有田廬大過五十未得雄
妻人為置妾媵明府始有子以明府陞朝恩封孺人
嫠居二十七年足不履閭蓋勤苦攝家或謂向平之
緣未畢宜益以舅姑祭祖夫人曰柰何厚婚嫁而
簡墳墓娣姒蚤寡夫人月輟宗姬脂粉錢以助葵明
府於保豐里之方山及見內外孫男九人或笄冠或
襁褓歲時娛侍左右咸謂夫人福壽未艾也上巳猶
亨家廟其夕若為薄寒所中者遽委篤投歲再不愈
越二日端坐奄然而終景定庚申三月壬申也年七

十三一子選孫女二長適通宜郎知泉州惠安縣劉
強甫次適進士陳琰正獻相君之曾孫皆孝謹母教
也孫男三人泰翁質翁材翁尚幼以其年三月癸卯
合祔於明府之阼家舍歛具皆夫人手營綜曰他日
無以是累兒女夫人未嘗讀佛書然自始至終靈
明靜定暗與佛合余觀世有醇儒者亦有出入乎釋
者及夫處窮達得喪之際而悲觀異趣臨患難死生
之變而怖畏改度者多矣若夫少不就榮老手踰閑
沒不怛化有孝士大夫之所愧大善知識之所難
者豈不賢于人哉銘曰僕家中壘傳列女嗟余小子

文獻泰祖考乃述是銘續史後補

方清卿

清卿方氏名汝一幼竒逸落筆皆不可傳誦壯悔少
作積研尋之功深沉之思著易論二十篇江東將相
論十篇評二漢史贊若干篇記序詩詞名小園僻稿
者數百篇其文皆探幽抉微絀哇崇雅其剖折義理
區別賢佞凜然有不可犯之色雖鯁峭驚世俗然辨
麤宜塲屋庾子薦于卿咸謂平挹上第矣既報聞清
卿不少沮表攷古著書自娛固窮力善為父鍾愛二
女傾家計割田以適願儒文顏六佳士郡博士虛前

廡迎致不就一日袖所評班書示余余曰范史罕讀
者僕欲稍添注脚病既未能君有意乎清卿遂接讀
范史著新評甫脫藁病數日而卒年四十五清卿於
頤堂處士贈承務郎秉侯為贈大父於迪功阜時為
大父於乙未進士南海尉碩子為父母鄭孺人娶陳
氏孺孤申父一女許嫁鮑氏初清卿葬父于文賦里
祖山狐狸原舊有廟基社人託神以爭清卿為文曉
譬人神退聽至是以清卿祔焉卒以寶祐己未五月
日葬以景定二年正月某日嗟夫以清卿之才使奉
對於天子之庭豈不如劉蕡使以山人處士徵豈不

如盧鴻李渤使及聖人之門豈不如琴張曾皙而浮
沉問巷枕籍螢雪以死可哀也夫清卿家有名荔號
即官紅熟以時常少東致數十顆嗚呼今絕筆矣申
父方七歲來求銘者二李逢熊夢和皆負才學銘曰
猗嗟清卿人冕服兮君布韋人芻豢兮君蓋鹽意者
上下馳騁兮鋒穎之太鉅是非褒貶兮褒谷之過嚴
抱千載之耿耿兮豈其就九泉之厭厭寔微子文兮
嗟金石之久箱余老避諛墓之謂君貧無乞米之嫌
尉賢季之恫瘝發亡友之幽潛

後村先生大集卷之一百五十八

後村先生大集卷之一百五十九

墓誌銘

薛潮州

薛氏唐補闕令之之後名庭輝者仕江南為鎮遏使
屯游洋家焉傳至梅州太守珩君曾王父也至廣東
轉運元肅王父也至監建寧府合同場贈朝奉大夫
若水父也梅州擢紹興壬戌第為里耆儒轉運時
吏師不究於用大夫若學士文而不得年君諱季良
字傳叟幼以王父任補將仕郎歷羅源尉惠州德慶
府錄參惠州司理廣州司理以考舉改宣教郎知閩

縣南安縣通判漳州都堂審察除登聞檢院遷司農寺主簿知潮州以實祐丁巳八月終於郡治年六十秩朝請卽歷官惟惠之錄理以王父及母吳宜人憂闋宰以大母李令人憂未上羅源獲劇盜應賞格棄不就古康郡事多出君手畫諾而已番禺民懇女為願主彭選夫婦所戕古獄具歎上矣府委君審鞠君察其冤白府緩獄使人庶之女匿舊主李時中家不死也置女屏後呼女母出之曰此若女耶獄遂卽日解府公怒時中匿女欲沒入其貲君爭曰旣自首之矣卒原其罪刑獄使者聞而嘉之為合穎烏叛卒

叩城帥逸去萬坡崔公登陴指授委君詔諭事平崔入建鄉閭上勞其詔減二年磨勘治南安守法據里是是而非非務抑豪右而扶善弱然歸之於厚法之中節翕然有賢譽催科給自來由村落無追胥跡輸郡及為舊令填積逋外餘力尚沛然郡使大吏來掩縣帑取錙八十餘緡新舊楮萬計以去君白郡曰某無一錢橫欵鑑若干楮若干某料二稅也某月版帳也某不過為州家預舂爾今盡取之是不為明日計乎守愧曰其詞直許以後限理豁漳守方公來解去君當次揖力巽添倅以入以為難而堂帖委君時龍

溪境內有嘯聚者君不復辭調卒討捕以計擒首惡
貸餘黨四封帖然郡事無大小皆身親而止帑倖倖
帥憲交薦遂召輪對乞脩實德實政以回天意永天
命次言檢鼓院乃肺石路鼓遺意今民庶以叩閭為
嘗試州縣視投軌為具文遂使窮達之美意徒濟異
偽之狡謀臣謂凡進狀宜案素子決虛者反坐及遷
農扈以哭子丐外去湖之郡計窘狹君不忍培歛專
以廉儉節縮扶持之窮日之力汲汲鮮惟省燕設罷
芑籩水壞浮梁撤而新之益使君疑潮益有遺利議
增筭君抗論曰潮益既敷之二稅矣可再權乎事遂

寢下車九閱月即稱治而君積勞致疾不為矣屬續
至返樞民皆巷哭郊送娶龔氏參預莊歛公之孫繼
考氏皆封安人子男二人鎬前君六年卒無子君命
從姪孫來後之猶自冀有子也然卒無子既病呼從
弟季湜至潮屬以後事立其仲子鎔為子受君遺澤
鎔公來將以是歲膺月甲辛葬君于某里須彌山之
原君無恙時所自卜旁觀精舍花木成陰矣君係蚤
孤逮事王父母尤孝謹兩承重拊愛二弟仲夫婦沒
廣右官所君為返喪葬送盡哀居官持身如雪玉潮
吏呈例卷輒麾去曰毋污我交隣之幣悉入官帑遊

謁來者餽以私錢賓客童僕未嘗出戶限其謹如此
自遍其居曰廣村在朝方向用遠引去余勸君少留
求近郡君歸興不可謁蓋需潮州之次者六年君治
行在周官庶能之選人物在晉人佳子弟之目大可
為王朝之卿士小卻亦臺閣之彥也而暫入倏出
一麾不返豈非寔踐有餘外無表襮孤立自守旁無
推挽而然歟詩文皆典實達有千林謾藁余遊君三
世間最久鎔公來以銘請銘曰猗潮牧凜自持清
白吏慈惠師且顯融宜期頤擁麾去或尼之扶柩歸
復尤惟古有言天無知春陵行彼人思汝南許吾黨

外孫淑人

淑女陳氏正獻公之玄孫父琰母劉氏久未有男子
愛鍾二女幼者先天淑亦得癰疾已而復常性淳而
慧曾王母聶令人王父宗院王母趙安人尤憐之至
寶祐丁巳年十三矣益長好明悟不類常有病者父
入京調官每思父必涕洟得安書必喜一日侍其母
來歸寧與余語琅琅覺體中微不佳而歸信宿口噤
而神昏若舊疾復動者醫巫拱手越四日而逝九月
初八日也父歸不及見夫婦相對悲泣而已是歲臘
月二十二日附葬于石室祖姑墓域而外後村祖翁

銘其坎銘曰 謂壽而藏乃天而殤歸于此岡

宋經畧

余為建陽令獲友其邑中豪傑而尤所敬愛者曰宋公惠父時江右峒寇張甚公奉辟書慷慨就道余置酒賦詞祖餞期之以辛公幼安王公宣子之事公果以才業奮歷中外當事任立勲績名為世卿者垂二十載聲望與辛王二公相頡頏焉公沒且十年而積善之墓未題其孤奉故左史李公昂英之狀來曰先君交遊盡矣銘非君誰屬宋氏自唐文真公傳四世由邠遷睦又三世孫世卿丞建陽卒官下遂為邑人

曾大父安氏大父諱華父罕以特科路廣州節度使贈某官母 氏贈 人公少儻秀軒豁師事考亭高

第吳公雄又徧參楊公方黃公幹李公方子二蔡公淵沉孜孜論質益貫通融液暨入太學西山真公德秀衡其文見謂有源流出肺腑公因受學其門丁丑南宮奏賦第三中乙科調鄞尉未上丁外艱再調信豐簿帥鄭公性之羅致之幕多所裨益秩滿南安境內三峒首禍燬兩縣二寨環雄贛南安三郡數百里皆為盜區臬司葉宰德前招安決意勦除初節制司準遣關辟公時副都統陳世雄擁軍兵不進公亟趨

山前先賑六堡飢民使不從亂乃提兵三百倡率隅
總破石門寨俘其首首世雄恥之逼戲下輕進賊投
覆誘之兵將官死者十有二人世雄走顛賊得勢三
路震動公欲用前賑六堡之策白臬使數移文倉司
魏倉大有置不問聞公主議銜之公率義丁力戰破
高平寨擒謝寶宗降大勝峒曾志皆渠魁也三峒平
幕府上功特授舍人官臬去倉捫挾忿庭辱公不屈
招拂衣而去語人曰斯人忍而懷必召變魏怒劾至
再三不旋踵魏為卒朱先所戕閩盜起詔擢陳公韓
為招捕使陳公用真公言檄公與李君華同議軍事

主將王祖忠意公書生謾與約分路克日會老虎寨
王李全師從明溪柳楊公提孤軍從竹洲且行且戰
三百餘里卒如期會寨下王驚曰君智勇過武將矣
軍事多咨訪時出渠猾首倚角來援護軍主將予
盾不咸公外攘卻內調姦娛先計後戰所向克捷直
趨招賢招德擒王朝茂破邵武者也殺嚴潮降王從甫
與李君入潭州飛礮百年巢穴一空惟大酋丘文通
挾謀主吳叔夏劉謙子竄入石城之平固公與偏將
李大聲疾馳平固執文通叔夏謙子以歸昭德賊首
餘友文謀中道掩奪併俘友文以獻大盜無漏網者

先是魏劾疏下陳公奏雪前誣復元秩汀卒因陳守
孝嚴嬰城負固陳公檄公與李君圖之既至先設脩
密寫撫定旗榜公與李君坐堂下引郡卒支犒卒皆
挾刃入李公色動公雍容如常命梟七卒出旗榜貸
餘黨衆無敢譁辟知長汀縣舊運閩鹽踰年始至吏
減斤重民苦抑配公請改運於潮往返僅三月又下
其估出售公私便之再考朝家出二樞臣視師魯公
從龍督江淮魏公了翁督荆襄曾公辟公為屬未至
而曾公薨魏公兼督江淮遣書幣趣公賓主懽甚悔
曰賴有此客尔結局獨辭瞻家發路黃金五十星

通判邵武軍攝郡有遺愛通判南轅歙州不就杭相
李公宗勉擢武天府除諸軍料院浙右飢米斗萬錢
毗陵調守相以公應詔入境問俗嘆曰郡不可為我
知其晚矣強宗巨室始去籍以避賦終閉糴以邀利
吾當代其謀爾命吏按訴旱狀寔各戶合輸米礼致
其人勉以濟糴折入戶為五等上焉者半濟糴次糴
而不濟次濟糴俱免次半糴半濟下焉者全濟之米
從官給衆皆奉令又累乞蠲放詔閭半租明年大旱
禱而雨比去餘米麥三十餘斛鏹二十萬楮四十萬
擢司農丞知贛州當路以要官鈎致公不答遷劾免

免後要官果有坐附庸斥者起知蘄州道除提點廣東刑獄名節制推鋒軍寔不受令公請緩急得調遣從之南吏多不奉法有留獄數年未詳覆者公下條約立期程閱八月決辟囚二百餘移節江西贛民遇農隙率販醴於閩粵之境名曰鹽子各挾兵械所過剽掠州縣單弱莫敢誰何公鱗次保護訊其出入姦無所容舉行之初人持異議事定乃大服諫省奏乞取宋某所行下浙右以為法兼知贛州時屬盜竊發言者任咎保伍經筵有為公辨明者章格不下蜀相游公侶大拜以公按刑廣右循行部內所至雪冤

禁暴雖惡弱處所輟迹必至除直秘閣核湖南會陳公以元樞東建大閫兼制西廣辟公參謀以公手疏額外事宜繳奏宸翰宋某所陳確寔可用若能悉意助卿保釐南土旌擢未晚鬼國與南丹州爭金坑南丹言鞭騎追境宜守張皇乞師公白陳公此虜無飛越大理特磨二國直擣南丹之地已而果然進直寶謨閣奉使四路皆司臬事聽訟清明決事剛果撫善良甚思臨豪猾甚威屬部官吏以至窮閭委巷深山幽谷之民咸若有一家提刑之臨其前拔直煥章閣知廣州廣東經畧按撫持大體寬小文威愛相濟開

聞屬兩忽感未疾猶自力視事學宮釋菜賓佐請委
官攝獻毅然親往由此委頓以浮祐六年三月七日
終於州治年六十四秩止朝議大夫明年七月十五
塋於崇樂里之張墓窆娶余氏繼連氏皆封人三
子國寶國子鄉貢進士大鄉貢進士秉孫正奏名
未對皆力學美濟美二女長適登仕郎梁新德次適
將仕郎吳子勤三孫憲燾湘並將仕郎公博記覽善
辭令然不以浮文妨要惟據案執筆一掃千言沈着
痛快諱健破膽礪魚隅峻風裁然不已長傲物雖晚
生小技寸長片善提獎薦進寒浚吐氣每誦諸葛

武侯之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趣向如此性
與他嗜惟善收異書名帖祿万石位方伯家無釵澤
底無駟駿魚羹飯敝緼袍蕭然終身晚尤謙挹扁其
室曰自牧丞相董公槐記焉昔張禹馬融皆起書生
既愧或後堂陳絲竹管絃或施絳紗帳列女樂其尤
鄙者至以金盆濯足甚哉居養之移人也惟本朝前
輩宋宣獻李邯鄲好藏書唐彥猷好硯歐陽公好金
石刻公似之矣余既書公大節久著其細行于末公
諱普惠父字也銘曰其儒雅則遵穀也其開濟則
瑜肅也其威名則頗牧也其思信則羊陸也敵將扼

後村先生全集

則

吾吭而幹吾腹也上方脩邕宜而憂襄擢也哀哉若人之不淑也求之之難也而奪之之速也脫車之輻而踰驥之足也嗟後之人勿傷其宰上之木也

通守江君

江氏皆祖漢轅陽侯德世居陳留至本朝起居公休復居城圍城南渡後散居閩浙今為永福人君諱叔豫字子順曾大父鯨大父宗臣宣義郎父伯虎通判泉州贈大中大夫母張碩人以父任歷宜黃尉知南海丞龍溪宰昭信軍節度判官通判興化軍武岡軍瓊州行至容州赴郡集歸忽呼其子告以將路召靈

未至而卒辛亥五月晦日也年六十六階朝散郎以某年某月葬於某鄉某里配安人黃氏後君五五卒四男曰定曰朝皆前卒曰配龍迪功郎新除益陽尉會龍兩辰進奏名未廷對而天四女趙必臨鄭謂老黃祥鳳其婿也孫男五人孫女一人而已君富才思妙詞翰然不為空言尤練世事宜黃民貧所食魚利官苛政之君督務事錫額三分無何獲劇盜三十餘人邑以具獄上之郡獄吏邀賂沮格君委之分秩滿注邵武法曹而歸郡上其獄于憲陳公天宜閱寔嘉嘆力為保奏君遂改秩至南海帥留公恭委

揖番禺有聲俄南海亦開令其民相率詣臺閭乞還
君揖本邑龍溪二稅州催縣無與焉及是守奇君才
歸賦於邑君量地里遠近分甲帖寬期程禁吏下鄉
任民自輸不施筭搖亦元逋賦者歲旱精禱而雨祠
七賢及鄉前輩于學其赴顓也叛卒方張人望而卒
畏君挺身而往應變出奇俄皆就擒郡有兄弟之訟
經內外臺二十餘年未決者君折以片言俱感泣而
去莆閩守君次揖比歲飢歟行勸分禁借糧境內稱
治帥曹公幽李公大同漕王公伯大皆露薦武崗蠻
省地守以疲輓不勝任去君揖左符嚴保伍勵隅總

郡以安枕會尚書趙公以夫左史陳公顯君薦君才
可脩緩急朝家亦憂瓊寇以君倅瓊其用於世者止
此有遺藁若干卷自號爰山翁嗟夫士生平世束縛
於資格尺度之內雖甚傑異往往毫芒不試泯然而
死設者尚致其不逢時之要君負邁往軼群之才
當多事急才之秋遇合非一時選拔非一途詡謀陳
琳記寔君不可運籌乎平叔戶部巽監鐵君不可治
賦乎質盱眙臨泗州君不可乘鄣乎是區、者而不
君界顧使之頃挫塲屋三上礼部不一售奔走道路
老死於司馬長史歟度外功名既莫之致併與券內

宜得者而奪之歟豈人情喜員而君方於事上官途
尚巧而君拙於諧世而然歟此余之所以重悲慨也
初孝宗厲精求文武士太中公魁辛丑右科復擢甲
辰進士鹽唱之日恩教絕異人謂風雲際會反手間
尔既而不究於用若留以遺君者而又不然何哉君
二子競爽李秀而不寔前輩所冲和之氣在於一枝
者煥龍當之矣銘曰 君豐下兮又長身若昂昂兮
尤恂恂昔傾蓋兮意氣不曰吾通守兮肅恭齊民忽
不見兮三十春鵬背遠兮馬鬣新懷舊好兮述斯文
吾聞黃河兮崑崙亦云江源兮發於岷誰食其報兮

後之人

林實甫

實甫少樸警入小學讀書群兒積歲月未畢一卷者
試廣場遇難題同人竭心思未有點墨者惟寔甫過
目默識搦筆立就扣之精詣透徹若久習然讀之辨
麗條達若冥搜然里人推讓去而客江湖交遊益廣
生健益衆沾昌黎之賸馥截孟陽之殘錦者往往策
名發身而寔甫數奇不偶兩取薦書試別頭賦擅
場考官疑莆體避鄉嫌不敢取寔甫未嘗以為怨用
舉恩奉對受迪功郎昭州法曹爰寔甫者皆以為稱

屈又貢于浙漕前稱屈者喜曰寔甫晚成矣既而復報罷憚南轅改温州比較務故家子弟多來李曰良師也上官不相吏曰佳友也秩滿調嚴州法曹方需次監司檄攝劍浦丞或謂臧冷郡貧不宜往寔甫曰太守賢可依謂湯公嘆也既至相得甚歡俄屬疾湯公躬視湯液疾甚具舟送之歸抵家數日不起年六十七娶顏氏一子祖武登仕郎一女適進士陳某孫男若干人其卒以寶祐五年四月某日葬以七年二月某日在某里某山某原寔甫工辭令而不得鳴國家之盛識時務而不得與公卿賢良文學之議善

功名而不得在賢哲馳騁之列挾其所有傲倪一世晚稍折節趨和易後生小子不見田光盛壯時或竊議曰是波流茅靡者獨余哀寔甫內奇崛而外頓挫奇毫放於談諧齊得表於觴詠寓言如蒙叟油油然與之偕如展季逢人稱好如司馬德操滑稽玩世則東方先生之流也余前使粵後使江左皆館寔甫于塾當余顯融未當有求及余閑退不忍畔去歲晚交舊百不存一幸而存者散在四方惟寔甫同里社可折簡而呼倒屣而迎也天又奪之嗚呼余無復老伴矣寔甫林氏名秀發曾大父積仁中大夫祕閣修撰

大父元方通直郎通判贛州父叔夏號安齋居士母黃氏祖武工詞翰疎爽有父風銘曰人見其溫克也不知其更閱也見其平夷也不知其屈折也見其嘲玩也不知其鬱積之有所洩也吾評若人不羈之才邁往之傑也

誠少林日九座

余有方外之友二人也曰德誠者福清人姓鄭曰祖日者閩縣人姓鄭誠得法於鐵鞭韶師嘗住邑之嵩山少林汀之南安岩輟棄去坐草庵翁陂庵各三載又棄去入浙憇淨普蒙堂者六年以寶祐甲寅季夏

朔日示寂俗壽五十二僧臘三十七荼毗有異淨普靈隱徑山名縮為作三不壞偈者一百六十餘人骨歸於淨普之塔而不壞者歸於翁陂之西隴日受業於吉之覺寺報坐夏於衡之福從浮山永師來福清之靈石殿燬五十年来未復日發願力感動大檀不三年金碧煥然往來賢沙黃檗間帥趙尚書必愿求僧於余余以日對延住靈石者七年一日踵門來曰君強我出束縛我也老矣倦矣請為我解縛余達其意於帥陸尚書德輿陸公嘆其高致比之石霜日辞去余留之楞庵年餘莆守潘侯墀延住九座

山寺新煨日出募緣以乙卯季秋某日奄逝壽六十
二僧臘四十六其徒奉靈骨與誠同安二釋皆余所
敬誠如達摩不立文字日如玄 狀經西來兼通儒
書余聞道淺不如試之深也讀書少不如之博也寒
齋已矣留二釋以遺余方資以待老今併為寒齋奪去
余將誰語乎誠少師宗鏡日少師宗曇來請銘於予
銘曰 瞿雲異人有大氣鼻入寂之際尤示奇特迦
葉而下豈必箇箇現十八變化三昧大傳者之謬匪
佛自說既崇虛設亦害寂滅誠公未着不隨薪盡林
叢林交贊役村坊晒誠有三異日無一異往從寒翁

了此大事

周士姪

初西墅弟屢失子存者偉甫字少奇興甫字周士少
奇未銓注客死者都城西墅追悼以至大故周士獨
當門戶父子手澤書皆度藏名帖古刻皆巾襲若善
於繼去也父已病方築室僅成一樓周士更造廳事
門巷豐儉得中若敏於幹蠱也父任為崇安尉洗手
奉職踈財好客若士與民皆曰清吏當路為閔陞者
三人建諸邑皆周敏政和關令選人莫敢注擬者計
使章公鑄以周士才堪理劇辟命下或勸勿往欣

然就道俗傳廳山宜避周士曰吾為邑長而捨廳僦舍予居之不疑遣書歡迎安輿素強健前旬月苦苦濁濁者不善補助餌雞豚以取快上元猶命張燈約客俄伏枕兩日而逝下車二十餘日爾邑人相吊訃至母方宜人娶族哀慟子將仕郎在繼兄後周士婦蔡蔡氏潮守規甫之女得男輒天自官携二幼女護柩來歸蓋少奇年止三十周士年止三十二卒以寶祐戊午首春戊辰塋以其年臘月壬寅墓在西山之麓與父同岡異壠嗟夫少奇之天猶曰秀美非老壽相周士寵厚於兄美髯豐頤絕肖西壘而弟兄俱棄盛

年而即長夜謂之何哉世之尤缺陷者莫痛於無年莫慘於無嗣未定之天然也方宜人將選服屬親而昭穆順者以後周士天有時而定矣銘曰如綫之宗孰亢垂白之母孰養嫠而幼者孰仰嗟吾不祥以老哭壯銘汝父母又銘汝塋

宋通判

君宋氏名應先字有間故浙東常平使者諱蒸之曾孫贈奉直大夫諱久之孫故秘閣修撰廣經畧諱鈞之之仲子母韓碩人生母莫安人秘撰牧泉值璽赦君持表入賀補初品官監德慶府晚城鎮當路諸公曰

前帥子也爭致之幕秩滿調南劍州理篆以外舅擢為諫官乞中嶽廟成而外舅解言責監泉州市舶務居是職者率與賈胡交賄君獨玉雪自將以考舉溢格自承直郎改通直郎得邑泉之惠安改瑞之新昌聽訟不喜挑挾平亭之而已督賦不事笞捶董戒之而已民始而玩之已而信之久而思之歲飢聚道旁棄兒於廢剝飼以俸米全活者衆初君未有子遂感吉夢連獲掌珠去而通判廣州有二倅南廳通軍餉山積人望而畏君竭力起八綱以半年俸補助需次通判漳州狹以逋網為王人劾免通判泉州泉亦二倅

東廳新失牙契專主軍餉泉米衆築底君不幸又當之遇宣限甲士打請官吏相顧危在目睫君下車僅五十餘日汲汲鮮羅自輟酒器又貸金穀於姻家曹氏增羅以抒禍積憂得疾清羸骨立卒不廢曹務以寶祐戊午十一月某日卒年四十八積階朝請郎娶安人方氏寶學忠惠公大琮之女嘗有男子不育先君十四年卒葬楓林紫霄峯之下男三人曰某曰某曰某生女一又尚幼其家將以聞慶改元九月某日奉君合祔君簡默寡言冲退任運其脫選以外舅之賢舉者求君非君求舉者也其歷官無與主之援

自不諧世非世不吾以也惟意一徐公深知之平生
大致如此昔景升本初諸子互相傾奪君伯氏早世
拊姪有恩叔弟無後君兒當立遜於季弟之子潘岳
以婦家方盛遂有哀逝之作情則不然鐵庵翁以女
宰木拱皆矣君終不再婚其內行亦有過人者余
與君連牆常聞君書聲而廣坐中如不能言親友言
君時有賦詠而未嘗輕露一斑其深厚難測非復一
事前塋君團兄太社令方公演孫來求銘銘曰君之
蓋棺郡人太息庶吏止此及其返柩里人相弔善人
亡矣君有寔踐吾无虛美視銘與誄

卷終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六十

墓誌銘

南窓陳居士

余兒時見龍泉作陳仲石理辭愛其高雅如檀弓穀
梁條薨如荀卿子至老誦之不忘君之考諱志崇字
仲孚所謂齋先生者仲石弟也其先由長溪遷於平
陽與止齋同譜弟兄皆師友止齋龍泉而周旋徐公
誼陳公武蔡公幼學之間君幼拱立親側盡記緒言
止齋愛之以君仲弟師朴為子後諸老與長齋維周
謝惟徐公歸然獨存君儗舍城西踵門卒業盡得其

肘後秘傳擁書如山經傳子史百家皆有抄而不及
奉旃厦之咨酌古御今鑿鑿可行而不及摹國家之
務古文韻府各極其至而不及給尚方之札和薰風
之吟徒為里中逢掖珍重而已故樞密薛公極素善
長齋以書鉤致復書謝絕之終身不屈配黃氏除太
常寺簿民望之孫君孝於親黃養舅姑盡敬君念仲
師早夭朴與季太孝錄中庸相友愛黃處妯娌尤睦
視夫子白首丘園事之甚謹奕世儒素處之而安君
嘗遇所親宦死瘴鄉挑包南轅獲致存沒得疾幾殆
室人交謫黃慨然曰義當然昔列子辭粟其婦拊膺

買臣負薪而妻決去君以螢雪匹士而教行其家黃
以簪紱貴族而賓敬其夫嗜好同趣尚合有伯鸞
德曜之風君名守仁字成甫自號南窓居士卒於嘉
熙庚子年五十三黃氏後二年卒子萬福鄉貢進士
亨祖孫男女各一人景定辛酉十月某日合塋于烏
石之原距家二里前葵學錄君與萬福請於余曰吾
家東塘父子皆龍泉所銘最後銘長齋者陳君壽老
之筆故居士遺命曰必賢而有文者銘我余謹謝曰
僕非其人也二君請不倦乃書其慨於石世系見龍
泉誌者不書銘曰猗君之才兮寡二而少雙雖修

於家兮曾不施於邦維古人尚德兮論定而心降子
魚以太尉而遜管兮臥龍以岡士而拜龐君之季若
孕兮筆如扛冒不自碑於郊城兮表於瀧亂曰千載
而下彼薛生之東閣兮孰如陶公之南窓

六二弟

君名克永字子修先君先魏國林夫人之暮子生七
歲而孤魏國自教之既入小學誦詩能了其義歸
為母兄誦說若素習者長益勤若即所居西偏闢小
齋空無他物擁書如山臥起枕藉之間發其毫芒於
文字皆有光怪然郡試輒不利因慨然罷退舉而求志

同胞叔仲皆宦達獨余偃蹇立朝補外久僅年歲近
或數月則斥去與君娛侍魏國之日最長上世手澤
教厨共灯開卷常聞鐘聲未已君文邃雅而深自晦
匿常以露才揚己為恥性孤潔而尤厚倫紀不以避
兄離母為高先君登侍從淺澤不及君然君視榮利
如惡臭里中顯人比肩一無所交際牧守聞其名而
不識其面余白首仕宦教為群兒謗傷後生描畫若
趨搖事外而物譏翕然宗之非惟愛弟亦畏友也始
余與君共為詩商確此事於所謂西齋者二十餘年
余得之易至數千篇不如君之精善湯公伯紀見君

所作嘆曰是於詩外用工夫者林公肅翁亦謂君造五鳳樓手也其為名流賞重如此余晚名還集近念迫衰殘告老得歸而君不余待入門君蓋棺兼旬矣天乎予何罪而至斯極也自丙午至今喪親國喪三季又喪伯姊長妹皤然八十之叟以垂盡之光陰供無涯之憂患天乎余何罪而至斯極也君生於開禧丁卯沒於景定壬戌閏九月癸巳年五十六墓在城南廣思山以十一月壬寅與其婦林氏合葬男一人祐老甫九歲女二人君讀書會意趣輒筆于簡又集錄古今文章凡十數鉅帙藏於家余常序其詩既命

祐老鉅梓行世又思哀極涕納銘壙中銘曰人孰不欲貴不欲壽然儀行富貴而孟氏日以妾婦廣成老壽而史家辟如糞土卓哉西齋佩服寶璐懷此瓌美隱於韋布其氣則全其名不腐嗚呼是為吾家季子之墓

弟婦林氏

莆前埭之林皆祖監簿矩孺人父承務郎傅母孺人朱皆里善人生二十一歲歸於余弟季西齋劉居士夫之先疇薄親年高孺人持家儉鉅寸積累稍廣新畬故居士無鄙事之累奉姑謹左右娛侍服勤終身

故魏國有暮年之樂夫之兄姊尊老若内外子孫百口待之一日以礼節御妾媵尤慈恕中年得瘖既愈復作遂卒男一人女二人尚未笄冠執喪甚哀人不如其為側出孺人生於嘉太癸亥卒以景定辛酉五月癸未年五十九其年十二月壬辰葬于城西延陵里廣恩山居士來徵余銘道遠莫迫諾而未銘也初居士內有賢助得專苦於學以成其高既悼亡始親群碎悵悵鮮惟年餘亦卒余既諾居士又作斯銘併納居士壙中居士名克永字子修銘曰 閨闈之言彤管筆焉孺人之賢國人曰然余銘斯阡他日必傳

忠訓陳君宜人李氏

武功大夫京東招撫司計議官陳澈將葬其二親泣請於前史官劉某曰古文碑板類紀述達官顯人表著見於世者今澈之先親有默姜生於陵子仲夫婦之操而迹晦名微世或未知君銘里中耆舊多矣晦能使之顯微能使之著澈也礱石以侍余哀澈欲以文字托其親也按君父諱孺康為鄉先生鄉衮陳止猷公參與龔莊敏公皆館之於家君諱國寧從復齋公講理學尤工詞翰與公猶子南思守塾善仕所至必同載君甚貧然志潔行修居隣縣治足不至偃室

者三世李氏與君相安沒泊君喜客好施李傾家不吝君生於己酉歿於乙卯五月二十一日年六十七李生於甲寅歿於壬戌四月二十七日年六十九初南恩卜葬栖隱院規其右一穴以與君且誌識之曰生從死勿相遠也君卒澈往負土為有力者沮撓之不克葬既而澈以戰功通顯秩至正使贈右忠訓郎李初封孺人繼宜人朝命給栖隱山四十畝以葬前之沮撓者愧焉澈以宜人治命別買山於科仙嶺在郡東十三里奉二柩合祔於景定三年臘月也生二子澈長也塲屋頓挫去南從戎為金吾夏侯上客其

解園定遠應援上流澈皆在其間軍冊檄筆誌為自廟堂以至外閭皆器其才及襄大事也皆助其費省符間檄趣起廬入幕者系路然使自力於學嘗以聲律魁兩浙漕薦其志不止欲萬里建侯也次灝亦以邊功為忠訓郎招撫使機幕銘曰 移孝為忠嚴君之教積慶燾後善人之報生老白屋歿燎黃誥別營萬家以廣墓道

宣教郎林君

石塘林氏家世余前後敘述之詳矣君諱公水字養平煥章公之長子母夏宜人少尤工塲屋之文然志

在事外未三十已罷舉余來石塘猝見君手抄所論
著屬諱辨麗於經傳子史各有記纂心惜其才數板
君出世君泊然不應煥章牧容管璽赦命君持表入
賀君遜與仲弟公奕然余然後知君天性冲退非矯
勵也蓋五十年間余出而仕仕而歸必道君里訪問
親朋或前晦後裕或昔顯今宴惟君隱約清貧如故
昔人以久幽不改為賢君近之矣扁所居室曰然軒
闔戶下惟罕識其面子式之將宰樂安輿來迎黽勉
就養深居一室縣僚欲展升堂之拜力辭而至其謹
如此式之滿歸君喜曰吾不復出矣後式之通守括

蒼固請侍行君曰吾語汝云何式之遂不敢強君蕭
散簡遠而於普愛最隆渙章公壽過伏生乃卒君亦
順執喪毀瘠哀慟隣里其處姻族敬長而拊物家
庭之論月旦之評翕然宗之景定辛酉年七十九孫
甸老早慧而天君哭之慟瘞作遂駕將卒伏問今日
金紫公忌祀事已具否語終而逝八月初十也原娶
卓氏故甫守駿之孫女以賢淑稱先君三十一年
君葬之於善福里上周山之原二子奉君合祔十月
十三日也君一生栖遁晚以子陞朝封承事郎告下
君命也一襲章服拜受即未之高閣尋以建儲

及禮部轉宣教郎而卓氏贈孺人子二人式之通宜
郎通判潮州軍州事在庶吏之目文之有才子之名
孫男四人時老渭老甸老營老孫女四人長遠迪功
郎徽州州學教授陳立翁次遠從事郎潮州軍事推
官劉同祖次遠迪功郎新漳浦主簿俞震之其次尚幼
傳曰木水之有本源朱子贊荀陳二家亦曰原深木
固莫出匪賢此論殆為君家世發也銘曰昔有何氏
盛於典午充也驟騎幼道第五千載之後伏誦斯語
君亦第五幼道之倫伯猶褐衣仲已朱輪不于其身
於其後人

方敬授

方氏居游洋之壽峯者世序尤遠君諱濯字儒纓自
高曾至王父皆擢第考君鎔獨老塲屋然學成行尊
始卜城北新居號北山翁母林氏詳公一飛之女君
少專苦而敏妙莆士尚聲律惟君兼長策論每一篇
出同儕傳誦雖前一輩老於文學深於性理者見之
莫不服其精博也性端重而直懇修於家達於鄉尊
老稱其孝族戚欽其賢雖鄙夫細人亦知其為君子
長者也然再偕計吏六上春官端平乙未奉對南廊
入中等授增城簿明年鎖廳以賦魁清薦又明年復

以賦魁別頭唱名賜進士出身人謂君自此升矣既而僅歷光澤尉廣州觀察推官福州教授三任九考而已君儒醇素不習為吏然所至得民和有士譽福多士難為師見君發策皆曰弟子伏矣在番禺之帥鐵庵方公意一徐公端人也漕丘卿清吏也在福寓貴抑齋陳公賢弼也皆薦改官所欠一職剡內為秩宗外陳公事者皆莫知為何人功虧一簣終身選調者矣自客授歸頗重聽無復官情却掃一室以窮經攷古為樂手抄中庸大孝論語解訓諸孫以朱氏集註為主參取衆說以己見材焉有易註講義策問詩文

若干卷先君少師北山翁執友也故余有伯姊歸于君自少至耄砭砭坐書案未嘗問家有無伯姊躬升白課耕織五十年間積參分銖以供服臘畢婚嫁而君砭砭書案如故所以能無俯仰而遂閑適者賢嫂之力也不幸伯姊以寶祐丙辰仲冬十八日卒君葬之於松嶺瀾端石之原子男二人長榮伯漕貢進士次桂仲後從弟濟女四人進士鄭誼甫內舍生陳文靖容州文學許君佑海豐令徐萬金其婿也孫男六人曾孫男一人榮伯等奉君柩合祔於瀾端之阡初伯姊之葬也君豫為壙志自述甚悉後人年以景定

癸亥三月初九日卒以其年五月十七日寔榮伯哭
謂余曰吾翁自銘多謙志盡稍發潛德以慰哀思乎
余君團弟也同李兒也歲晚親朋凋盡兩翁相對如
曉星殘月奈何其秉斯筆歟蓋君平生始末類徐
仲居以科目進一同也以耳疾退二同也仕止文李
掾三同也余七十六君八秩四同也然同之中有異
焉熙豐召徐而不至崇觀寵徐以京秩君獨無料理
之者徐食山陽李奉三十年君在泮三考爾壽過於
徐而分嗇於徐悲夫然君之行誼文字固有不可泯
者其見於君者自志者不復出銘曰德齒之論發於

孟氏君以八十餘之老居三達尊之二留手澤書貽
其後人嗚呼巢中之鳳豈不賢於家前之麟

規甫姪

劉氏子規甫一名得吉倣悟而勤苦入家塾秀出童
稚試鄉校常占魁亞自父兄至師友皆期之曰是必
能復曾大父大父兩麟臺公舊德者而時命不偶嘗
失解耗蹙其父翁方君敬子丞潮陽往訪之得疾暴
卒癸丑十一月四日也得年三十八婦方氏與丞公
竭力返柩家徒四壁三子俱幼里人皆為婦危然
婦寡而能勤故其家不匱慈而能教故其子嗜學新

樊廬懇磽田子冠婚夫宅兆皆不失時有烈丈夫所難者以景定癸亥十一月某日葬君於華嚴寺三磨之原距君之歿十一年矣君余從弟審淵之長子審淵名希深鄉里稱為善人余志其藏母麟氏兩麟臺公歷官行事見水心誌十三人一龍一驥士奇銘曰猗二劉家世耕紙田其始若汚徐有獲焉尔耕甚勤乃獨不然尔婦則賢手營是阡尔所抄纂手澤尚傳子又耕之後必逢年

林戶錄

初余出小孝從方澤孺先生受業其高弟為衆推服

者惟二林君諱言字德言少與弟肯齊名皆善為賦非獨當時傳誦贈矣至今猶然甲子時薦于鄉丁卯君惟之人謂必膺梨嶺睽飛之句矣既皆不偶君至三薦始擢丙午第其程文尤工後塲以諒闇免奉對銓注廉州戶錄同志之士莫不識其才之老於頓挫而尤冀其仕之有所遇合也至庶未久校藝于賓歸得疾卒君生於淳熙己亥終於寶慶戊子十月十七日年五十配陳氏止生一女始君夫婦介其友方廣文濯以余弟襁褓之子為嗣君歿合浦子方髫齡孺人鬻簪珥踰嶺海護柩絮家而歸以淳祐乙巳臘月

十八日塋君于壺山范宅之陽杜門自誓閨閭肅然
俄而男女冠笄弟常以子維他姓為悔數俾所親之
以情告孺人雖甚慈愛然弟辭切理順子竟歸宗孺
人獨以女居志恭堅苦女亦純孝不忍跣步去親故
久未澤對景定癸亥春孺人年七十有三矣得微疾
呼伏子宜處分後事女許嫁鄭一桂之弟紹桂又曰
無子養孫法也其以宜第三子明孫後戶錄告于
族老經有司除祔少愈方議館甥疾復作遂卒四月
十三日也明孫承重以其年七月六日合葬於范宅
嗚呼君有卿雲之才而生無廷臣之薦沒無班書之

載孺人有姬姜之祿而生無湯沐之封沒無彤管之
述銘固不可以已夫宜嘗子也必能厚於孤女鄭善
士也必能薦於伉儷者君曾大父霄通守福唐大父
天覺父瑾隱德不仕母方氏銘曰 昔嘗銘少君墳
越一紀銘長君賢紀謚才机雲幼競爽蘭菊芬老未
償膏火勤賴賢嬈編蚊犀節尤高志不分返瘴茅窻
鄉粉笔蘋蓼薦蒿焄古有之今未聞千載後徵余文

方景絢判官

余少及與里中前一輩方子默柯東海游皆喜稱景
絢為人子默之言曰景絢吾宗族也東海之言曰景

絢吾畏友也景絢名武子世居莆之龍井兩貢于鄉
文戰頓挫去游江湖淮浙所至交其賢雋慶元丙辰
混補以周立九府圖法命題祭酒高公炳如擢冠諸
經天下皆誦君賦然君博極群書他文字皆精妙辰
倅葉公謙之愛其才女烏館甥於辰既而中乙未第
歷潮陽尉某士謁索不厭所欲適白石黃公景說將
漕壓境士造飛語投譟漕見君題驛壁詩有明月照
齊州玉龍樓欲起之句倒屣迎揖君乞辨誣漕呼投
牒者則已遁由是重君與倉憲迭舉閔秩滿謁南陞
銓注循州教授君嘗校藝於循發策士不能對至是

講指授文風一變梅之杉佩有裹糧越境而來者守
畝畀京削君巽與族人長樂令世京守高其義推官
徐郊坐假前守薦牘為帥所發疑君有力媒藥于他
司併免官詩境方公信孺漕廣右辟君博白令改梧
州判官與象州趙法曹俱延致幙下賓主歡甚法曹
後貴所謂虛齋者屬梧闕守當次揖君辭憲使曰梧
凋弊非方君不可詩境不能奪君至大蠲弛痛節縮
補總漕逋綱支兵吏積俸違憲行部出迓舟中得疾
昇君不起君生於紹興己卯卒於嘉定丁丑四月三
日享年五十九階至從政郎配葉氏繼許氏賢良

許公申之曾孫女葉氏以嘉定戊辰卒潮陽子男四人万成万全万福万石女一人全福并女皆已卒萬石今名汝玉君之沒也許氏寡弱万成方艸汝玉未睥君平生惟一第定子雖後族父然與君相依為命自潮徒步至梧君後事蕭然惟舊書畫古銅數枚賴詩境賻金愛弟護柩自西徂東不能返莆與葉氏合葬於潮陽縣常勝里白竹山初君祖秉機字樞甫父凡字公孫皆有月旦之譽負霄漢之志而老死不遇再世四喪皆取西郭君以暴露為隱痛走四方無寧居既婚官竭旅橐奩貲還里塋王父母于常夫里毛

竹山葬考妣於豐成里高陽山先是君季又表夢至前所四柩自舉再世相賀寤而君提旗至一念之烈通於幽明如此又嫁四妹皆得所從吳婿訃於送往事居尤盡力訃亦善士君性至孝見父抄手書輒泣汝玉襁褓不夭既長訪父言行吳壻之子帝九年八十矣歷歷以告且出君遺墨數紙汝玉會粹為家傳來請銘且泣曰墓師多謂白竹山不利某弟兄以某年月日改葬於某山之原許氏卒於紹定庚寅併遷焉君世清貧二子遂為潮人兄守坟墓弟糊口四方賣文以資身而舉足不忘其親必別營高槌而後

已昔徂徠躬耕以喪百葵至曼卿則不能無待麥舟之助余謂徂徠幸而有可耕之田曼卿幸而遇高平公父子耳若汝玉無田可耕無麥舟之助而還祔之舉不愆於素父子皆巨孝矣念昔嘗接諸老議論今墓木各參天拂雲余亦齒髮殘禿見汝玉長身而髯如見君面子墨名阜鳴東海名夢得乃為銘曰始君奏賦逢掖歆羨咸曰若人不日館殿事乃大繆霜顛扼面流落五莞耄耋未脫選易簣荒城埋壁異縣未晬之孤耕君破硯相其伯兄改卜新甍重研求銘言發涕泣國典旌孝天道福善謂余不信質之經傳

方甥貢士

方氏子得一字以夫墨林居士采伯之子母劉孺人吏部侍郎少師公之仲女余之女弟君幼玉立劉拊之如已出長益修潔處家庭怡然其順也接姻族盡然其和也未冠薦於鄉嬈朱氏貢士絳之女尤淑賢孝於舅姑劉孺人卒甫兼旬朱以毀不起淳祐己酉某月某日也君盛年悼亡久之不忍續絃以寶祐乙卯七月八日病卒余諸甥惟君粹美恭謹無天法而年不至二十命也夫初謂乃翁累上春官君皆計吏然俱不偶君未昏有廢子懷孫采伯自拊育之

所藏古書畫鼎匱堪寶玩者甚 遺命懷孫曰謹守之君歿九年景定癸亥八月庚申懷孫奉二親之柩合葬於龜湖之望山君親二皆余所銘今又銘君嗟乎余豈非蒙叟所謂不祥人也采伯名君采世系已見前誌銘曰甚美而秀宜福而壽始竊意為外家之宅相路以銘累耆老之母舅悲夫

英德趙使君

故英德趙使君公將葬其母孤良鐔等自撫走書至莆徵銘於余其詞甚哀讀之使人感動余不及識君前江西憲尚書郎劉君居厚余群從也余論德少卿

李公余所敬畏也居厚首薦公才李李公實狀公

行乃撫採而書之公諱必健字自強宗室商王元份之後六傳至達州團練使博陵郡公不器高祖也建交扈必省方因家臨川卒勅葬郡城南十里兆域廣襲其後多附焉保義郎善能曾祖也成忠郎汝弼祖也贈朝請郎崇遠父也母李生母吳皆贈宜人朝請公志槩軒李不屑右階巷處蕭然公其弟四子少嗜書不知世有粉華盛麗之觀鄉先生危公禎弟和俱有盛名士之從者如雲難疑荅問言人人殊公在其間初不若無異同徐出一語折衷衆皆聳伏二師曰

衣鉢有所付矣年十七拔漕薦嘉定丙子再薦明年擢進士丁朝請公憂宴甚授徒自給館於大姓羅氏最久因從此谷公必元游日夕講貫切磨所詣愈高遠服閩奉封對中乙科授修職郎南昌尉富家翁夜逐盜為盜所斃游撤迹捕不獲執當犯盜者賴之是伏府委公閱寔公察其寃物色知翁積鏹負朽而不予家人一錢孫某夜穴壁取之翁持杖奔擊孫閭中格鬪誤中翁要害而死百尹釋囚孫竟伏辜人稱神明秩滿調桂陽軍法曹自初筮至此用璽赦登極躬射慶壽恩循承直郎守委公與理掾督賦旬課殿最

理掾趣辦守教稱獎以風厲公公曰遲旬日郡計未據不足而民受一分之寬守感悟少緩其會民爭樂輸賦入反畝境內二徭相從讎殺郡下振厲議公諭其酋平之守不答檄巡尉逮捕徭役拒殺吏卒執辱尉守議調飛虎軍及禁軍公爭曰列郡可擅興乎宜遣土兵扼衝要內請命於郡府守卒調禁軍徭役猖益甚余帥礮効守挑寇生事罷之使叅議官劉用行揖郡公謂劉曰徭非真反畏罪耳帥府馳尺紙撫之必聽命劉曰誰可行者公請自行劉大喜遣之初公揖令平陽徭素孰其恩信及是爭逐拜馬首公開論禍

福皆投戈散去一邵鮮嚴帥白之朝乞與改合入官
命帥去公賞格不行絕口不自言去為贛之寧都丞
彭守鉉改築城外城公與有勞時居憲持厚羅致之
兼邵糾曹民有失其孺子者踰月父遇諸塗曰東水
巫家匿我將殺以祭鬼又指一市人曰此匿我者府
付縣改左獄鞠之皆不成公以孺子抵水東詰巫家
所在則詞勞公眊果唆問孺子輒妄對乃佯設械器
恐之始吐寔曰我持父錢取贖於博不敢歸有鑷工
郭者誘我鬻之城外僧舍即逮郭置對具伏憲奇其
材疑獄久訟皆詰焉郡挹閩廣犯推埋盜欲鼓鑄者

常貫魚牢戶公平反剖決獄數月獄空州人謂曠百
年未見石城縣屢殘礫一小使臣為宰尤貪暴憲劾去
之以見揖令罷前令創增之賦釐版籍覈吏奸民力
稍蘇郡 寢少憲喜奏乞就畧銅墨新守胡某急賦
補解外復責預納工力爭守怒曰獨居能令石城耶
公不為勤屬憲守不感憲奉法守招拾細故為憲祠
罪異公助已公 昔蔡挺洩韓富机事於呂文靖吾亦
不為也守選他官來代且改辟公解印歸而朝廷可
憲奏寢守辟守尋亦替去邑人空巷來迎思信浹洽
剽賊陳淮西羅洞天聚衆出沒贛汀潮梅數州郡檄

令合官民兵訶之公議此曹散則一夫可擒聚則大
兵難勝之當徐圖乃遣間設計以携其黨渠帥以次
就縛貸餘黨不問羅畬峒首黃應德久負固亦請出
謁公延見享勞之感泣辭去已而邵農至其所應德
曰吾父來矣率妻子部曲羅拜願附省民輸王租迄
公去溪峒無反仄者縣宰久廢科詔下率無一人充
貢公葺夫子殿講堂立課試法是歲偕計吏者三
明年擢茅者一餘力葺縣廨作兩廣及鼓樓頒春宜詔
二亭縣郭依江始為浮梁以通往來逾三考未得代
前胡守除臺察奏事公考舉士民泊諸峒酋長攀臥

出境者以千万計相與祠公于李淳祐丁未詔還公
考舉以直前誣改奉議郎知興國軍永興縣對境風
塞弭為次邊科調繁里田里窮空公於急符中寓寬
意庭無租徭村無吏迹異時科民稻草寔塞輸送之
費百陪公白制閫改輸郡之三屯民兵赴郡月閱公
請歲一詣郡而月閱責之隅總民大悅臺閫文章公
車去通判楊州今丞相魯公開大幕府于揚事閑安
危成敗者以身任之而郡政民事則集思而廣益焉
公上躋忠規下通物情凡經公幕畫處分者魯公
稱善下令府僚啟擬必經公叅署乃行然公謙厚善

藏其用闔府參佐百餘人與公共事自始之終無面
從背憎者垂滿魯公奏署淮西机宜虜入寇其酋亭
花擁數万衆薄城魯公深督戰選幕客自隨公在選
中縛亭花至戲下虜遁幕府上功詔增一秩魯公乞
畀以郡除德慶府未上改全州以風聞歸於屋西
偏作書樓映以亭榭繚以花木自號石泉居士時公
追希年北谷羅公八十餘猶子運營君一弭前復守
危驂皆六十餘所居比隣相與修耆英故事觴咏自
適福山距家百里公愛其岡阜環合如古銅谷因卜
壽藏其間景定庚申魯公自上流間関百戰敗虜於

嶺草坪又欺之于白鹿磯走危必烈再造王室既歸
起公知英德府有旨趣行以辛酉七月領太守事
廣郡多盜陋英不幸有茅錦之名來者率竭澤而去
郡愈創殘公推見郡計出入其賦重害民費冗虧
公某例侈傷庶方條上而釐革之無幾何疾起藏府
猶自力祝欺獎拊凋瘵書判諄具宣聖君賢相仁
遠之意闔城稚耄即郡治為佛老事三晝夜為公祈
安疾甚整冠端坐曰吾死不為天恨病久不能起甦
英民有愧何公耳何名甫得元符間守英有去思者語
畢而逝壬戌正月丙戌也二月戊申其孤奉柩登舟

送者傾城哭聲干霄若悲其私親然積階至朝奉大
夫公清麗冲約自奉如窮書生無橐橐厚藏苞苴私
覬居官事當施行雖臨以權貴風旨不少變副聞朱
公申有田若干畝藉永興求減稅終不盡賦其所欲
然朱公反因此薦之至於為民興除利害則勇而猛堅
決不可回止尤机警有謀利慮未然事如著龜吏民
有嚴法者必雅責以俟其改甚不得已然後繩之以
法故所至有仁聞既歿有遺愛交游雖多然平生深
厚者可屈指皆當世名士素工屬詞雅不追琢時好
而骨力峭拔居然高勝南昌時意一徐公清叟鐵庵

方公大琮厚為公詩莆田方公阜鳴參錯幕府皆
折輩行願交意一與公倡和盈軸永興時漕吳公子
良得公詩啟稱其道密典重遺文若干卷藏于家公
生於紹興癸丑九月三十日享年七十娶陳氏封安
人贈宜人公義方素嚴父子自為師弟子五人良鉉
文林郎湖北平常司幹官良鉉承直郎淮泉安撫大
使司幹官皆前卒良鐸修職郎吉州永豐縣尉良鋪
迪功郎饒州安仁尉良銓修職郎贛州寧都縣東尉
良鉉良鐸良銓乙未進士良鉉庚戌上舍及公存諸
郎皆已策名三女長適進士羅大中次適登仕郎許

夢應次適迪功郎堅安吉州人南尋鎮張士可孫六
人友漢國子進士友淳將仕郎後提轄左藏庫孟堅
今名由恭友賜漕監進士友澄國子進士友泳以公
遺澤補將仕郎友浚孫女二長適登仕郎胡夢華次
幼諸孤卜以癸亥八月庚申葬公于福山遵治命也
公有間年之美質政駿之高才成名三十年而後脫
選晚乃遇知己當軸成謂公自此升矣而天奪之速
豈非命歟余觀昔之秉銘筆者多采門生故吏之所
記載雖退之不免諛墓之誚余誌公所則異於是居
厚賢監司也淫謂明舉刺公李生端人也哀斧嚴褒

貶當及余所述皆本居厚薦書李公行寔無愧辭
矣居厚名希仁李公名伯玉銘曰昔英牧推何公甫
其名字智翁坡賢之見其中穹壤契傳無窮公遠誇
何遺縱余邈在坡下風秉斯筆有忤容得之誰微
斛峰倚諸郎如虎龍發出潛慰哀恫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六十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六十一
墓誌銘

野塘趙處士

余晚起家為詞臣趙君慶龍自淮左捧檄入都請予
銘其先君子野塘處士之墓余已耄昏又禁中書詔
頃委諾之而未暇也既而余告耄還山歲中淮左之
使再以書至且費糧以待曰必得銘乃歸余不敢以
衰憊辭趙氏南渡初自鄭州管城避地信州之玉山
縣居焉處士諱遂字景初於學士公諱督為五世祖
於龍圖公諱暘為高王父學士以呂汲公薦入館龍

圖生與陳了翁善謫壽陵為靖康右正言於贈承議
郎諱澤為曾王父於沅州通守諱渙為王父於直秘
閣章泉先生諱藩為父妣孺人俞氏邢氏少傳家孝
又負笈千里南嶽麓東麓澤以尋張氏之緒從岷隱
戴公受春秋晚益卑洽尊聞行知非若世儒書癡傳
癖而已章泉先生高節聞天下春秋高臥堅不出然
四方之士從者如雲處士左右承迎凡可以娛親享
賓者傾家無吝色先生寢疾處士已華皓嘗藥舉秩
執喪送終哀動行路骨見衣表朝廷以先生參辭聘
召晉直木天法當澤子處士嫡長也嘆曰先人逃名

敢回以為利乎力辭改命承務郎致仕亦不敢拜也
即所居之側綿絕數椽扁曰野處書院又為小圃扁
曰東園秀巖李公榜其堂曰企疎謂公父子不減二
疎處士落筆語妙篇什流傳然未嘗存彙其自詠有
云詩乎顛次必於是酒也須臾不可離雜之章泉集
中無辨也為人內端介而外和易早交名流晚殿諸
老清談修謹獨堅悍不哀將終旬決無所苦覺倦
家人具浴歛議喪葬命易簀正寢而逝生於紹興壬
午七月十四日卒于淳祐丙午六月十九日年八十
五明年丁未二月丙申葬于招善鄉葉家塢之原配

俞氏先夫人之姪徽守端石先生諱畢之曾孫三男
長慶曾迪功即泉州德化尉次慶寶慶章乙酉貢士
皆前卒次慶龍見迪功即泰州節制司準備差遣一
女適起居舍人故韓祥孫男女各八人自古王侯將
相多如麻粟惟逸民高士雖帝王盛世不過策許夷
齊輩數人厥後有為羔鴈動色援鶴驚恐者故謝公
有小草之侮藏用有隨駕之嘲常秩有聽雞之刺非
素隱之難而終隱之難也若夫父抗節於前子繼志
於後余攷前載得三人焉漢徐穉晉戴逵本朝魏野
而已三士所立固高穉子登華歆欲見不詣於公用

交辟不應漢末盜賊敬之不犯其里逵子勃亦高尚
以散騎常侍徵不至野子閑與仲先齊名時人有父
子少微星之句非身隱之難而世隱之難也以古準
今處士真章泉先生之子矣銘曰 子銘李札不過
十字野塘之銘稍覺詞費誰傳逸民有攷於是

雷母宜人王氏

宜人王氏故京西安撫司幹辦公事贈某官雷君諱
某之妻朝奉大夫直寶謨閣浙西路提點刑獄宜中
之母生於淳熙丙辛正月沒於寶祐丁巳八月八日
年八十二初封孺人累贈宜人明年二月丁巳葬於

撫州臨川縣明賢鄉之桐原距夫三里而近世四子
長安中前卒次宏中次寶謨公次憲中一女適余彥
堪孫男女若干人塋後七年寶謨公貽書莆田劉某
曰吾母平生可紀者衆不肖孤不勝書今筆其大者
為家傳以請吾子其論述之將刻諸宰上以昭余哀
按宜人始祖諱威北平王諱處直之幼子廣明初首
倡義勦巢復京者王兄處存也終義武節度使於郛
弗克紹北平王代領其軍後為養子都所篡威北走
契丹事見五代史既而自北還南至豫章豐城之城
頭里居焉至乾淳佑間益蕃而大族多名士以理學參

扣諸老文筆角逐時髦者相望也宜人曾祖諱昌祖
諱頤父諱夢顏字安國素英邁與寶謨公大父某官
諱某為筆硯友故宜人嬪子雷夫家自高曾世
無資產家朴素無釵澤宜人逮事兩世翁姑盡孝極
敬雖井臼箕箒庖人飪紡織皆服其勞無隕獲故夫
子得囊螢映雪不以家衡憲賢郎得擔簦負笈不以
貧輟學始雷氏一門皆士服俄而相踵由鄉賦奉
對登臚仕而寶謨公遂為丁未臚唱第二人初掌
南書記今丞相賈公方建閭俸外時有壹餽以助親
釜稍裕矣子通朝籍裡需該封向榮矣傍觀歆羨

人終無憂容寶謨公兒時嘗曰厨無宿齋盍稍治生乎宜人曰汝但讀書此非汝事後守南康一日命工欲稍治首飾叱曰吾平生不識珠子死勿以此累我用一小木梳四十年屬續以二篋命寶謨公啟尋木合內耳環子曰以此殮我其歸時物也篋內惟鐵木藥器数件耳宜人一生固窮視里之富者若浼姻族子弟謹厚者亟請獎頌其成立輕俊者輒譴盛曰吾方憂之未足喜也自七秩後有嗽疾久寢劇在南康踰歲起居甚適夏五忽呼寶謨公至曰見兒子作太守矣好歸去休寶謨公思淚曰母何為出此言曰汝

勿哭我亦不忌棄汝但死生常理也又告家人曰須少涼沙秋嗽大作旋愈然寢不復興八月六日問侍疾老婢汝何許得肉曰今日祭社驚曰涼矣微有咲容寶謨公曰母快活耶曰自然又搖手曰勿哭但常思吾言莫慮好官越二日昧爽終於郡治昔春秋謂母以子貴詩美容服之盛孟子辨前士後大夫前三鼎後五鼎之異以宜人觀之子倫魁生兒不慰意歟身命婦象服不委佗矣祿二千石肥耳輕煖不足於口體歟而宜人所以持家奉已斂首足形與質齋辟鱸時不少改度蓋春秋之所貴詩人之所美孟子之

所異皆不足以沮其靈臺有孝大夫之所難者至
於治命一語凜然有滂母之風矣初竇謨公為諸生
數舉博論大事及丹墀空臆空言省闈署事十反氣
節愈勁三立朝不數月輒去非憲好官者而母訓之
嚴如此烏乎可敬也已銘曰自誌其母惟柳歐陽
柳無足云歐母不忘夫人家傳可補彤史烏呼賢哉
此母此子

夫人宗氏

宗夫人婺之義烏人開封尹忠簡公之四世孫衢州
通判變之曾孫隱居膺之孫平川居士行之之女贈

某大夫東陽王君師伋之妻幼能誦內則說語孟平
川君奇之秋賦遙與大夫聯席愛其秀整揮翰如飛
出語不凡女為大夫素倜儻未嘗問家有無或負笈
出遊夫人服荆練躬井臼以儉持家奉姑謹事叔妹
姑如大夫場屋頓挫若拂鬱夫人曰窮達也家有
書種奚其戚時二子已寢然見頭角矣大夫遂抗志
事外闕雙桂軒花竹環列親朋至則酣觴賦詩夫人
亦好事酒脯不戒而具雞鳴趣二子起就孝至鬻
假以具束修遇盍簪會友則課婢宿舂治魚菜厨烟
或夜艾未歇大夫友壻黃誠之子夢矣早惠夫人親

為束髮命幼子與同學長子切磋之大夫每見其進必稱獎夫人喜曰三子吾尤見其成大夫卒幼子紹定己丑龍飛進士長子嘉熙戊戌甲科第五人黃甥亦擢淳祐庚戌第大夫尤篤天倫伯兄中右科後調官卒於京為祿貸反樞謂夫人曰兄貧諸孤吾責也自是與嫂姪共炊爨者十年議從子不異己子幼子初筮爻簿迎夫人與姆偕從子舍者亦計其廩間語二子汝伯父與汝父雖異爨汝父一飯不自飽每見人妯娌間易生猜恙宜體吾平等心子婦敬聽門內雍睦篋笥無鏹銖異蓄言家法者尚烏歲時奉

當拜掃必躬率子孫饋薦時喜設上世事曰恐後生日遠日忘耳或以緩急告力所可及無吝色御下寬減獲不識笞罵初大夫從李竹軒馬先生與孔山喬公同門友善後長子倡名孔山為首相立殿上退遣吏賀曰當以衣鉢相付蓋謂均第五人也幼子亦通籍孔山對客自大夫曰敬叔有子或與長子干相君宜可得見祿乃注管記遠次以歸二子為母寿夫人泣然曰吾傷汝父不及見明年長子及瓜一夕暴卒幼子懼夫人不能堪夫人曰吾雖痛何益老矣如汝兄兒女何幼子夫婦合詞曰昔以兄次子為某子某

有子請以為兄長子之子且嫁兄女夫人曰汝兄有
托矣幼子寧宜與夫人就養屬歲荒盜起子慮貽親
憂夫人曰汝勿我憂飢民飯碗乃汝憂爾發運使趙
公與邁兼臬事既臬盜發泉粟賑恤皆莫敢承於欲
往未敢告夫人速之曰汝不親往而誰往偏歷盜鄉
寔惠周浹境內按堵及守毗陵歡迎系路夫人曰汝
為宰以廉謹稱治郡當一如治縣俄改知臨江將陞
辭擢主管官告院以風聞去夫人曰汝父欲策一名
不可汝未五十齒朝任子可疾行之盡少安以佚吾
老子左右娛侍不敢問釣者五六年夫人亦以在家

為樂伏臘燕集中外親常數十人子起家牧郴州欲
以親老陳情夫人曰朝家選疾非直計汝私吾雖老
尚堪為汝行子待潘輿所過佳山水輒盤礴夫人喜
曰吾從汝官遠下數百里今周覽八九州亦一樂也
抵郴勉其子勿以荒遠簿淮陽既而政通人和訟堂
吏舍無事可治老兵校番直大夫率令歸休語人曰
老眼未嘗見此淳古俗也素恬淡晚尤清健視聰聽
明步履無蹠跚態一日語子婦曰吾來郴幸無恙夜
眠不佳夢與汝輩會親戚家庭覺謂生朝廷近因想所
及耳俄騰間有物騰如珠者素粧走膚理間殆佛家所

謂舍利子者室人異之及生朝上壽慈顏悅甚舉觴
至醕蒲節亦如之子且喜且懼曰吾親飲未嘗濡唇也
越三日夫人柳沐如常子婦環侍奉笑語夫人猶
御刀尺昏暮忽索然燭曰吾去矣令分明可也子答
黃問故曰吾不能生與汝還矣終于郡治之正寢實
祐丙辰五月八日也郡士民莫不涕泗營伍至號慟
失声夫人諱惠真生於乾道癸巳四月二十三日年
八十四三封至太宜人累贈 人以其年十二月庚
申合祔于西峴大夫君之墓子二人困金故從事郎
昭慶軍節度掌書記次鎔見朝請大夫真寶謨閣知

福州福建安撫孫男二人長闌某官次清某官孫女
一人適某官丁應復曾孫余於寶謨公兩同朝再
受璽寶謨公詒書奉某官許君子良所狀夫人言行
聞銘於余於是夫人葬八年矣余惟婦有四行有三
從夫人亢素族為華宗積陰德享陰報事姑盡敬極
孝訓子以嚴濟慈一言一語姻族傳誦一舉一動州
里楷式以圖史攷之皆合而有又有平川為之父有
大夫為之夫有記室寶謨公為之子所謂四行三從
無一憾焉寶謨公記責語及二親必泣然不禁曰吾
成名父不及見吾昔遠宦使吾母沒於楚東荒壘歲

晚授鉞於名都巨屏朝菌之榮淺風木之悲深惟揭
先美以詔國極萬一少紓予哀余不敢以耄老辭既
書于石而系以銘銘曰 夫人門閭侔崔盧乃翁擇
對嬪曜儒藁砧開卷婦辟纊下睦妯娒上承姑老天
報以雙明珠大夫記室不少須夫人老壽乘潘輿僅
見少公兩輪朱歲晚鉞鉞填閩都追壞頗復常款戲
翁仲可有亦可無冢傍万卷良區區古者彤管之所
書率觀其子及其夫君嘗戴筆承明廬請勒豐碑峴
西隅戎次遺事徵諜圖大夫庶門翁之徒夫人壺範
玉雪如萊妻陶母其人歟寔媿非有一字訣銘之以

待後董孤

山甫生母

余年四十二哭林淑人哀逝者之賢而天遂不再昏
既葬淑人左右無侍中柳者或言里中有孤女陳氏
本大族母微携以適人長無所歸先親魏國為余納
之事余三十五警惠而勤力付之管鑰篋笥謹守
強記無毫髮遺忘余麾節歷江東西以至嶠南先後
四立朝出處必俱余終日坐書案治公家事戶內瑣
碎家有無事緩急計慮酬酢一出其手族戚部曲皆
稱其忠智生三子長吉女次衡孫皆早夭幼山甫及

見山甫昏官有男女孫各二人素強健因微疾誤服黑錫丹手足浮腫三易醫不愈終於臨安之寓辭年五十五以疾卒未朞月二日生壬戌六月二十七日卒甲子三月二十七日葬於城西北阮之原父舉生母林氏山甫始以余任為從事郎南劍州司戶參軍後余座侍從改奏授承務郎告下其母歿年餘矣悲夫銘曰 葬汝者汝子也銘汝者汝主君也復何憾哉

侍奏名林名

君林氏名汝礪字君用四世祖傳作監簿矩曾王父

天倫王父長樂尉成父方受學於父軒給事王公晞亮器之以孫女女為生五歲王夫人卒甫冠拔鄉幸下第之明年父卒孝益苦藝益進而頓挫三十年不偶辛丑始奉對南廊歸道富沙有友壻王卿薦薦當路請攝建陽簿辭不就自是閉關蕭然無復當世志鄰有不見面者然於姻族冠昏喪祭必與先榮多崇峻雖老省謁必躬從兄高歿無子君以次男秀翁繼未幾而天以姪希徐繼又天君泣下曰吾早孤惟世母從兄為依既死何辭以白復為二姪命繼景定壬戌寅公當廷試辭君西上君曰此見君第一義科名

前定謹母阿時好既而寅公以對語直居兩科堂差
教授福州中秋寅公書至笑語如常越二日庚子
忽語家人曰吾大數止此耳俄枕奄然而逝年七
十三配孺人洪氏以庚戌仲冬戌戌前卒年六十六歲
始孺人未嫁二親同產皆物故以一女子當門戶烏
兄繼絕既嫁娶舅姑處族戚內外整肅皆應禮法子
一人寅公也將以癸亥臘月庚申奉二柩合葬於波
山之原以前婦方氏祔于姑右母命也孫男一人榮
孫前葬寅公來求銘其言悲甚曰孝莫大於榮親寅
公再薦於鄉二老猶無恙反舍法成母不及見臚唱

父又不見此先親之遺恨不肖孤之至痛也余以暮
年懲諛墓之誦然於交遊中素不重寅公行義矧仁人
孝子顯揚之請其敢以毫荒為辭乎銘曰 鹿門老
公榮桑隱君婦各儷美子皆無聞猗歟博士卓立辛
勤蕃詹之孝融惺之文手摩丹桂足梯青雲謂列鼎
於高堂忽負上於新坟辭曰生不得錦衣之歸兮歿
將奉黃誥而焚

劉安人

前太學博士朱植將葬其母夫人令瑞州牧尚書郎
文君天祥既狀其行而請銘於前史官劉某按夫人

劉氏世為廬陵大族曾祖臯祖文正父先朝夫人既
筭歸於承奉即來某博士父也承奉固修士負笈游
四方夫人閨戶持家中外事皆自營綜不以煩舅姑
姑喜曰自新婦入門吾姑暇迭於滌髓之奉蘋蓂之
薦必勞其勞姑苦風眩遇疾動夫人左右扶掖不寐
達旦姻族間小不睦輒以微辭感動皆言下悔悟
聽受調其乏絕者而拊其悖弱者性寬慈未嘗笞罵
臧獲惟嚴於誨子博士幼穎異夫人勉益勵其進長
秀美論文之友問字之客常滿坐夫人截鬟脫珥具
酒脯無吝色丙辰以內舍平校魁南宮詞賦廷對擢

甲科調昭州教授歸拜二親夫人語之曰昔汝外
送汝舅赴龍城法掾云做好官易做好人難汝勉之
哉戊午博士迎二親問成師留之幕下桂府崑洞奇
絕板輿之覽甚適俄念歸不可遏博士預備藥裹題
以甲乙舟公衝求夫人感微恙承奉公取乙裹將藥
服夢人告曰誤矣當攝甲裹者始題二裹以甲乙別
陰陽二證甲陽也乙陰也如言而愈又嘗若氣疾醫
不能治有方士謁其舅曰服吾藥立愈取數粒餌之
神效亟訪謝其人不知所往矣人謂大人一念孝敬
陰有隲相之者博士庚申秩滿辛酉當入京日者言

夫人四月有咎至仲夏乃行徐國子正遷博士改京秩以親年喜懼丐外便養朝家未許求助於平舟楊公楊公為白丞相添差袁州通守歸膝下半載而夫人不起年七十五癸亥四月十九日也始屬疾語博士吾夢至高齋及返堂上積雪如山不得歸非佳兆也女孫在傍教以婉婉又曰今日之死與明日之死一也神閑氣定竟無一語謬其不怛化如此其年菁某日葬于之宣化鄉堂福朱山之原封安人男一人埴也女一人適進士吳綺孫男一人鎬孫女一人許適進士羅轉膏澤鄉之劉代有名人科名不絕書辰

翁者夫人從子允高才擢壬戌第夫人喜曰劉氏益昌矣方博士立朝夫人里居無恙而博士思慕若不能一朝安銀緋歸覲閭里歆艷然壽觴方循於南陔東寓已陳於北堂矣悲夫使博士不勇去楊公不從史人子終身之悔豈有急哉噫所謂孝通神明者歟初博士再擢師儒之瑞牧初入館其贊書皆余視草博士國之譽髦也瑞牧世之端人也皆余所敬愛雖於夫人未展升堂之拜然于夫人之子有同朝之誼瑞牧之名方重於世狀夫人累千餘言余所書皆據於狀者瑞牧謙異博士哀疚以銘屬余銘曰不

以夫之隱約為戚不以子之顯融為喜之義方嚴於父命師教其治命合於朝聞夕死雖哉瑞牧筆無溢美吾為斯銘以補唐史

鄭甥主學

後埭之鄭世有顯人君名子簡曾大父閱礼天父孺可父衡甫母劉氏二劉先生之孫贈正議大夫起世之女前進士希道中大夫直秘閣希仁之女弟君少穎脫郡兒中長身美髯手度宛如二舅弱冠用族父國子監丞涇甫牒發渭薦既下第志益苦藝益進景定壬戌五上春官矣君不以垂翅少沮猶欲蓄銳奮

翼親勉就南廊入等以疊游邊金吾夏侯貴上其勞傳相賈公啟擬俾附淮襄舉人例先參選調漳州龍溪縣主李過建趙漕孟傳延入幕召以追戌辭抵漳一親李制過科試命題發策皆有義味鑒裁明去取嚴矜佩悅服李職皆選俊秀無以賄進士有不顧之郡庠書院而顧之縣李者詞東北溪二先生于李創貢士庄復縣李田郡帖權縣兼僉力辞美譽流間賢士大夫咸曰不意南廊官入自立如此未幾以微恙卒于官下癸亥八月二十七日也年四十六娶方氏鐵庵忠惠公大琮之姪女繼薛氏朝守李良之

姪女繼趙氏懷安丞希澹之女二男長大有登仕郎
漕貢進士次大壯孫男一人名應松以甲子十月初
十日塋於興教里南山考妣墓之右君所自相攸者
也君性至孝母病再封股夢神告曰可延一紀至期
當試南宮遂輟行余與鐵庵以此器重之鐵庵帥番
禺與之同載鐵庵沒君懷其君遇識其言行誦之終
身而又輟諮通世務強敏有吏幹非高虛捉塵尾清
狂不問馬曹者而天不假年其用不究惜哉君母及
二舅余群從也余君聖善將終以君屬余及秘閣秘
閣既拊其孤經理其家而余銘其墓銘曰 相與瓜

葛知其純孝初蒞芹蔭聞其善教其才與年皆可到
哥不顯融冒不耆耄然君二雛挺出英妙蓄之播之
必食其報

方隱君

出郡城北可十里其地皆平曠沃野清泉古木方氏
聚居焉數百年文獻故家也上世有與伊川同學者又
有與坡公厚善者有為朱張高第者一門擢科級為
名卿大夫者不可悉數君諱審權字立之小金紫公
嶠之四世孫河東轉運公宙之曾孫贈承事郎程
之孫真審翁銓之子少抱奇志從伯父特魁鎬仕湖

之所至交其豪雋才及歸慨然罷舉家有善和之書東岡之陂汾曲四君曰吾讀此耕此足了一生矣始者人疑其功名頓挫憤悱而然既而久幽不改以至大耄安之如一日明齊或出而仕或仕而貴然速化者包竈之羞暮行者飲鍾漏之愧往得少喪多惟君超搖事外有以自樂弓旌不能致增戈不能及其鹿門翁漢陰文人之流歟後進視君猶大夫行然君上接而下扶屑教善而誘士者尊之歲中不一再入賊惟與王卿實之倡和四方秘書蒙仲論去君益岑寂余少君七歲早交下風後卜溪上埋

骨去君舍百步許遊釣必俱今歲余病數月不至溪一日山中人報桂花開發余病少愈方折簡約君同賞而訃至矣悲夫君博古通今父子皆能詩有真窖聽蛙二集其志業不少概見於世者皆於詩發之君生於淳熙庚子三月二十四日卒於景定甲子九月十七日得年八十有五娶朱氏先十七年卒君葬之於興教里福平山石榴之崗子箕孫男二人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君柩合祔余論次君平生或曰無乃太簡乎余曰昔臺卿自銘淵明自傳寂寥簡短矣矣然不害其傳古之所謂傳者在此不在彼也余

所謂書近之矣銘曰 髮眉老蒼九尺長毫芒流落
萬丈光杜韓二語孰可當樗翁采之銘

程孺人

某蘆州福唐大聚落也清溪古榕映帶環合居者二
千餘家程黃州大姓也世為姻如古宋陳夫人
程氏嬪於黃為迪功郎子建之妻宣教郎知泉州安
溪縣裳之母事舅孝處妯娌和御戚獲恕輕財賙急
與鄰曲通假借夫勤苦累上春官不售夫人日積
豐而報嗇不在身必在子益勵裳於李高價收書厚
礼聘師必躬夜緝苧麻教諸女紡織裳擢庚戌乙科

二親方五十餘間里欽艷裳初筮長泰尉再調延平
錄參皆奉親典以行既改秩領民社夫人久病不欲
行然母子不能相舍沅就養抵官病良已家人相慶
歲餘復病山縣無醫裳迎醫于城丹附送進不愈遂
卒年六十七以子貴恩封孺人生於某年月日卒於
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山之子男裳長也立毅次也
後於某氏四女皆適儒家孫男二人孫女一人俱幼
余庚申行役道延平得裳所著 異之平時所賞

好之士指不多屈或辨博或藻原固有可與裳著鞭
爭光者至於煅煉粹言近旨遠能道人意中事則皆

避裳三舍矣矧糾郡而監司如湯東澗宰邑而奇公如徐擇齋皆稱其官業不容口烏虜有子如裳夫人可以無憾矣銘曰 賢哉夫人裳之母作銘者誰裳之友友何人斯後村史

瓊州戶錄方君

開禧乙丑余補國子生時鄉先輩二方君猶在學長君名其義字同甫與其族子阜鳴字子默齊名皆由鄉賦入大李二君生於丁丑與余先君齊年余敬事之公私試必聯案爐亭客舍夜語常達曉凡故家遺俗逸事諸老先生舊聞聽之入人肝脾長人智識余

終身誦之不忘非特筆硯間沾丐膏馥而已然二君文戰輒不成晚相先後奉南廊對中高等子默猶至外郎君僅歷英德府貢陽尉梧瓊二州戶錄秩止從事郎士林至今嗟惜君遊江名公卿爭下榻嘗館于今壇王氏寔齋閣授業焉貢陽多盜君至群偷裹息帥聞之曰是六館知名士尚作尉乎欲羅致守固請以自助梧守方俟直儒重君老成郡政必咨方被劾去帥使機幕蕭蒙來攝蕭貴介癡騃吹求前人事以迎合上官君辨其不然蕭忿甚帥移君於藤以避之蕭去乃復後守劉侯煒叔曰戶錄吾父執何

敢相吏公退琴詩相好如賓友君秩滿劉侯移守瓊
請于南銓以君為瓊戶錄曰此非所以相處瓊有機
宜一員無以易君力挽同載度海財一月卒于戶錄
官舍享年七十四紹定庚寅八月某日也君事母極孝
貢士歿請昆餉口四方君侍膝下跬步不離及補入
太孺人勉君毋歸君一日心動挑包徑歸入門而丁
內艱喪費悉出君諸昆歸則墨舍無乏事矣事兄尤
謹諸姪孤者無以養與不能嫁娶者皆以身任之其
內行如此篤好閑洛書詩宗陶謝文師蘇氏娘黃
孺人與二丈夫子阜國阜吉皆前卒孫男二人應紹應

發應發今為其官孫人三人初阜國有雋才試常薦
占魁亞危升金選金每謂君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君
頻感不語叩之則曰恐華而不實耳指阜吉曰吾他
日得此兒女及卒鯨波萬里外卒賴阜吉徒步返樞
其初南轅也應發甫三歲與母吳拜辭堂下君指應
發謂吳曰汝善視之長必興我家君卒應發甫八歲
奮孤童擢甲科立兩朝為學官礼官皆以論事去君於
子孫壽夭通塞雖許負唐舉無以加余所目覩也
余晚還朝應發倅建奉家傳來曰知吾祖事者惟子
願刻之宰上余諾之而詞頭山積未暇也及懸車還

應發曰今可銘乎按方氏譜自固始遷游洋之叱石五世祖廷評遷莆田之輪井君於贈朝請郎伯用為曾大父於朝散郎南恩守漸為大父於鄉貢進士林為父母大孺人林氏初君葬黃氏孺人於廣化寺之姑嶺阜吉以君命祔嗟夫昔銘子默余年四十三今銘君七十九矣歲月飄忽者舊凋謝可悲也夫銘曰 莆青白吏曰南恩牧小閭三閭以遺嗣續夾漆詩之流傳鄉國無產十金有書千軸至今膾肉謂之寶錄君少而孤晝抄夜讀里選歌澤宮中鵠有飄飄氣無庸三福遵海而南蛻於瘴毒兩郎玉立何奪

之速誰主尸之乃若是酷吾聞天道乘除倚伏是生間孫儒級文錄譬家於田昔今熟驥東大宛駟出幽谷一封骨骸百士頸縮歸白松楸銘筆余厲念昔槁門熏炙耆宿發藥在耳清暢在目今一甲子再忘穎禿瞻彼姑嶺於此埋玉有碑歸然覽者必肅

第 35444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園短大

図書館

928

コ

39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六十一

後村先生大全集

貝研堂



